

媳婦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與心 路歷程

——從台灣本土的儀式出發*

許瑛珺** 許鶯珠***

摘要

本研究試圖從媳婦角度出發，探討媳婦在傳統喪葬禮俗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喪禮過程中之情緒反應與心路歷程。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訪問四位曾經歷公婆去世，在喪葬過程中有所體驗且願意開放經驗的受訪者，進行回溯性資料收集。所蒐集資料經轉謄逐字稿、編碼、歸納與分析後，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傳統喪葬禮俗中，媳婦是主要意見提供者，但不是決定者的角色，儀式過程中則擔任主要執行者、監控者的角色，同時在先生因為哀傷而失功能時，擔任輔助者的

* 本研究誠摯感謝四位匿名受訪者不受世俗或禁忌之束縛，協助研究之進行。本研究初步內容曾於2005年12月10日發表於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主辦「第五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學者們與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之寶貴意見與鼓勵，在此一併致謝。對本研究之回應請e-mail至 ivonne@mcu.edu.tw。

** 銘傳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專任助理教授

*** 交通大學諮商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角色，協助先生執行他所負責的工作；對於先生失父失母的哀傷，媳婦則扮演傾聽與支持者的角色。

二、四位受訪者中有三位面對公婆的喪禮時，除了難過及遺憾外，還有忙亂、煩、害怕、擔心及不安，只有一位受訪者是理性面對。

三、在喪禮過程中，媳婦的心情也許不相似，但共同的是她們都會壓抑內在的情緒，將注意力放在喪葬儀式的進行中媳婦該做的事情上。比較特別的是，葬禮的結束，媳婦的心情並沒有因此而跟著放鬆，受訪者仍會出現「害怕」、「恐懼」、「無法擺脫的自責感」及「傷心難過」。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一、加強死亡教育的推動，二、強化葬儀社的服務素質與態度，三、重視親人死亡後的悲傷輔導，及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媳婦角色、喪葬禮俗、心路歷程

Roles and Adaptive Processes of Daughters-in-Law in Taiwan Traditional Funerals

Hsu, Ying-Shao* Hsu, Ying-Chu**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oles, feelings and adaptive processes of four Taiwan daughters-in-law in the traditional funerals for their fathers-in-law or mothers-in-law. In-depth interview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ata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By transcribing, coding, in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roles of daughters-in-law were the opinion-supporters, but not the decision-makers; were the executors and monitors in the funerals; and the assistances and feeling-supporters for their husbands.
2. Only one of the subjects was intellectual and rational in the funeral for her mother-in-law. The others, on the contrary, might feel sad, regret, busy, upset, panic, fear or worried in the funerals.
3. The common phenomenal in the adaptive processes of four subjects was to suppression their feelings in the funerals. Even though the funerals were finished, they still felt fear, guilty or sad.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at Ming Chuan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Counseling Center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uggestions for the death education, the attitudes and service quality of the agents for funerals, grief counseling and future studies were discussed in the end of the study.

Key words: *roles of daughters-in-law, traditional funerals, adaptive processes*

媳婦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

——從台灣本土的儀式出發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傳統文化中，喪禮與祭禮、冠禮、婚禮並列為人生的四大禮，可見其在文化中之重要地位。不同於冠禮與婚禮，一般人對於喪葬與祭祀禮俗——特別是前者，不僅非常慎重行事，有時甚至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深怕個人的無知或一個不小心為自己或親人招來無法彌補的災難。為何喪葬禮俗帶給人們這麼大的壓力？李豐楙（2001）曾指出，喪葬禮俗處理的是生命歸趨的過渡狀態，然而在此科學無法驗證的領域裡，多數人大多相信先人過世後，其靈魂將永遠不滅（林瑤棋，1999）；因此，如何安置先人的靈魂，使其「終得其所」，不會逗留在陽世間「陰魂不散」，並能庇佑後代子孫富貴長壽，是喪葬禮俗的重要目的。為了達此目的，喪葬禮俗除了以儒、釋、道家的學說為基礎外，其亦如四海納百川般含括了林林總總的民間信仰與地方傳說，形成國內喪葬禮俗的內容不僅多元而且極為複雜（徐福全，1999）。因此，為了完成繁複的禮俗儀式，人們往往耗費龐大的時間、金錢與精力；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在儀式舉行的過程中，喪

葬禮俗亦提供了某些社會功能，包括角色與社會關係的定位與再確認。在各種家庭角色中，「媳婦」是除了男性角色外最常成為注意或談論的焦點，一方面由於其「外人」的身分，引發家族成員的好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傳統對「媳婦」角色的期待，因此人們總是在「觀看」媳婦做了些什麼，甚至評論其行為舉止是否符合他們期待中的「媳婦」角色。

然而，何謂「角色」？Biddle（1979）指出角色乃是一個人社會系統中所具有之特定地位（position），基於此特定地位，此人將表現出符合社會預期之態度及行為模式，以促使社會系統得以運作，並維繫系統內每一分子的生活。對一位媳婦而言，最大的尷尬或挑戰是，她可能尚未接受自己的媳婦角色，或是對媳婦角色的認知與期待不同於夫家。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父」的概念為一切人倫基礎與社會秩序的中心（胡幼慧，1995），是以「男娶女嫁」成為天經地義之事；因此對一位女性而言，當她結婚時，其角色即須面臨重大轉變，而婚後第一天起得開始執行新角色，不管內心是否已接受此新角色。學者鍾年先生曾清楚指出，傳統婚禮如何將「外人」轉變成「自家媳婦」：

歷史上漢文化系統實行婚後從父居，即男娶女嫁；所謂嫁，即是離家。故婚嫁中角色的變化以女方為大。新娘在婚禮中有一象徵性的儀式是辭宗——即拜別自家的祖先，到男家後又有廟見——即拜見新郎家的祖先，人們常以此刻為新娘身分開始的標誌，從此以後她行為處事就得符合夫家設定的角色規則（鍾年，1998，p.368）。

因此，對女性而言，一個角色的重大轉變應始於結婚之

時。而《中國的家庭與社會》一書的作者Olga Lang卻發現，一位女性嫁到夫家後，其最主要的任務並不是「妻子」，而是「媳婦」。因為，在傳統大家庭制度裡，兒子乃從屬於雙親之下，因此這位妻子必須去取悅丈夫的雙親，並對公婆表示最大的情感與服從（引自邱文彬&林郁華，2000）。是以，當一位女性成爲「媳婦」時，她得開始學習與執行夫家對媳婦角色的期待與角色規則，甚至是社會文化對媳婦角色的期待與規範——事奉公婆至親，相夫教子至勤，及勤儉持家以興旺家業，並獲得她在夫家的地位與尊崇。即使如此，此位媳婦終生仍是個「依附夫家而生」與「沒有自己（姓名）」之人，當她去世時，傳統上會以「○母○氏」稱呼之（林清泉，2004），她自己的姓名並不會出現。若是她的丈夫不幸早她一步升天，她將被冠上「未亡人」的稱謂——似乎暗指著她是個「該隨先生而去之人」。更奇特的限制是，出殯之日，這位未亡人不能跟隨送葬隊伍到墓地，否則會被懷疑她可能會或想要改嫁。

事實上，媳婦角色在夫家往往集三種不利條件於一身：是女子、是外人，又是幼輩（邱文彬&林郁華，2000）。因此，在傳統喪葬禮俗中，一些爲女性亡者浴身與梳頭，及爲去世的長者「叫起叫暈」、叫吃腳尾飯、燒腳尾錢、覓喪及哭棺材頭的工作，事實上皆是由媳婦執行之（如果沒有媳婦的話，則由女兒代勞）。然而喪葬禮俗中的諸多禁忌，及社會文化畏懼鬼神的態度，對某些新嫁娘或與翁姑情感不睦的媳婦而言，喪葬過程中的工作不僅吃重而且難爲。不過爲了符合社會對媳婦角色的期待，她們多半會勉力而爲，但卻又得面對親友評論「做得不好」或「新婦哭禮數，查某囧哭腸肚」的委曲與尷尬。身爲夫家家族的「外來者」，卻又得在繁複的喪葬禮俗中扮演「執行者」的角色，媳婦們對自己的

角色認知及其在喪葬禮儀中的心路歷程為何則是本研究感興趣的重點。

二、研究目的

承上所言，本研究之具體目的如下：

- (一)了解受訪者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與角色認知為何。
- (二)了解受訪者在喪葬禮俗中的情緒反應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 (三)了解受訪者在喪葬禮俗中的心路歷程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民間的喪葬禮俗

台灣民間的喪葬禮俗由於深受儒、釋、道家的影響，並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民間信仰與地方傳說，是以不同區域或不同語言文化可能形成不同喪葬風俗，因此整體而言，民間喪葬禮俗的內容可以說是非常複雜與多元。爲了了解此複雜的喪葬文化，徐福全（1983）透過實地走訪與調查台灣各地舉辦喪葬儀式的情形，最後整理出整合各地禮俗的「喪葬禮節流程圖（參見附錄一）」。在喪葬禮節流程圖中從移鋪、大斂、作七（旬）、出山安葬、作對年及至三年合爐等環環相扣之儀式主要以儒家喪禮爲主，並融合著民間喪葬禮俗的主體結構，其他兩旁附加的部分可以是道教式齋法，也可以是在家「釋教」的超薦功德現象。

李豐楙（2001）在其喪葬習俗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徐福全先生之喪葬禮節流程圖的確頗能反應當前民間較普遍的喪葬模式，而且從此流程圖中不難發現，民間喪葬禮俗繁複的儀式實實在在地反映出儒家事死如事生與慎終追遠的精神，

以及人民對亡魂原始的恐懼與不安的心情。是以，繁複的禮俗既在「追思」，亦在「送終」——希望亡魂能終得其所，不要再回到陽世間了。此外，喪葬禮俗亦提供了社會性功能。如同Carl Hammerschlag醫師在印地安保留區度過生命中大部分時光後所提出的看法：「印地安人留給我們的永恆禮物是重視儀式（汪芸譯，1994，P.21）」，因為儀式與象徵是文化的遺產，它們不僅深究生活裡發生的事件，為這些事件賦予意義，其亦代表人們認定群我關係的里程碑。依此觀點看喪葬禮俗，其在目前工商社會中，家族內的人際關係也變得較為疏遠的社會現象下，藉由群體聚會的形式，無形中提供了社會支援的情境。因此，喪禮也就成為少數凝聚家人、族人的機會，而且家族內的每個人都可藉由五服的區分重新確認自己在此群體中的身分或地位，形成彼此間需要講究的秩序、先後的差序關係。類似上述之家族關係藉由一些儀式反覆地重合和凝聚，時至今日仍是具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價值（方蕙玲，2001；李豐楙，2001）。

二、媳婦在傳統喪葬禮俗中扮演之角色及其文化意涵

(一) 媳婦在傳統喪葬禮俗中的角色

事實上，在執行如喪葬禮節流程圖中之各項儀式時，許多主體架構下之細微末節工作習慣上皆交由女性來執行，例如移鋪前遮神的工作，舉喪之初子孫變服、或向鄰居示喪掛紅等工作。然而，也許基於喪葬禮俗之內隱假設：老者、長者將先子孫早走一步，因此禮俗中有些儀式會明文指示由媳婦來執行（如果沒有媳婦則由女兒執行之），取其「事死如事生」及「不忍亡者遠離，仍努力盡孝心」之精神。以下將逐一敘述從文獻中整理出之由媳婦執行之工作（林瑤棋，1999；徐福全，1999；黃文博，2000；范勝雄，1999；羅煥

光，1996)：

1. **拜腳尾飯、燒腳尾錢與點腳尾燈**：當移鋪完成後，媳婦需在往生者腳後供一碗飯，上置一個鴨蛋，插一雙筷子，此即腳尾飯；其意義為往生者走路到陰間，恐怕會肚子餓，要他吃飽再走。媳婦並在往生者腳部方向燒銀紙叫燒腳尾紙，給往生者當路費。而在腳後點白蠟燭及油燈則是點腳尾燈，以照亮黑暗的陰間道路。
2. **沐浴**：當替往生者浴身時，如往生者為男性，則女性須迴避，由子孫為之沐浴。如果往生者為女性則男性須迴避，由媳婦為之沐浴。
3. **理容與梳頭**：如往生者為男性時，請理髮師為之理髮，有時也由忤工為之。如果往生者為女性，則由長媳為之。長媳為亡姑梳妝，應跪在地下離往生者一尺外，連哭帶號，恭恭敬敬梳理，切忌把眼淚滴在屍上。
4. **覓喪**：當往生者未入殮時，至親好友會前往弔拜稱覓喪。當弔客來時，女眷，通常是媳婦，要嚎啕大哭，否則弔客會認為不吉利而生氣。
5. **豎靈、捧飯**：當大殮之後，要設立靈桌，安奉魂帛、香爐、燈火、白燭檯、一對靈桌女問等。現代人在魂帛後增加一幅遺像，桌上有布幔，桌前有桌圍，桌下放置死者衣物及拖鞋等生活必需品。布置得像一個簡單的生活空間，同時也是一個祭拜的空間，稱為「豎靈」。每天早晚由媳婦本著「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精神，為死者準備洗臉水、早晚餐哭祭，並焚燒一小疊小銀紙，以盡孝道，直到滿七日或百日為止，俗稱「捧飯」。亦有人稱之為「叫起叫暈」。
6. **擊碗**：高雄美濃地區在出殯日由孝媳在屋外打破一個碗，其意為「從今日起不能侍候您吃飯了」。

7. 哭棺材頭：出殯之日，出棺前喪家媳婦須身穿喪服倚棺而哭，以示不捨之情。
8. 祭拜：舉凡作七（旬）、祭墓、作忌、掃墓等祭拜工作多由媳婦準備各種祭拜用品，與家人或獨自進行祭拜工作。

從以上文獻可發現，媳婦被定位在「執行者」的角色，不僅是「孝道」的主要執行者，亦是家庭勞力的主要提供者。是以，其工作從亡者往生之時開始，媳婦就得開始屋內布置、打理亡者、準備祭拜及哭祭等各項「家事」。除了舉喪期間特別忙碌外，媳婦對亡者或祖先的祭祀則是年年應做的事，直到她成爲婆婆之後，才將此工作轉交到她的媳婦手上。

(二) 媳婦角色在喪葬文化中的意涵

從上述主要由媳婦執行公婆的喪葬儀式中可發現，媳婦代表家中所有子孫表達「哀思與濡沐之情」，這似乎是家族主義思想的表現。然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媳婦與公婆之間沒有血緣關係，而所謂的「盡孝」通常是依循著傳統的倫理觀，以達成人際和諧與家族秩序。是以，媳婦與公婆之間的「孝」事實上並沒有親情基礎，而是憑藉唯一的媒介——「丈夫」。黃曬莉（2001）曾指出：若丈夫與妻子之間沒有深厚的情感，以作爲媳婦「愛屋及烏」的情感基礎；或是公婆對媳婦並沒有足夠的恩慈，那麼媳婦對公婆的孝也就只侷限在「外制性」的倫理規範，而缺乏真實情感性。因此，媳婦在公婆的喪禮過程中與婆家的關係可能是尷尬的：從血源關係來看，媳婦是外人，但就家族系統而論，媳婦是「娶進門」的，無庸置疑是「自己人」。也因此，若依傳統喪葬禮俗只單純從「孝媳」角度要求媳婦執行這些繁複的儀式，媳

婦的心境或行爲是否會因與公婆關係的不同而有差異？此外，在面對喪葬禮儀式中需要以哭祭時來表現「孝心」時，文化亦毫不留情地批評「新婦哭禮數，查某囡哭腸肚（台語）」，此話語反映出媳婦與公婆在血緣上的「親疏」關係，而導致真實情感上的親疏關係嗎？亦或是在某種文化結構下，媳婦不得不採取之應對方式？

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將人的存在分爲「自在的存有」（Being-in-itself）、「自爲的存有」（Being-for-itself）及「爲他的存有」（Being-for-Others）。「自在的存有」是人與動植物與礦物所共有的一種固定、物質性的存在；「自爲的存有」則是對自己認同的一種會變動的、有意識的存在，只有人才擁有；「爲他的存有」則是在一個社會之內由意識行動而建構的社會關係，是一種交會互動式的存有。一旦「爲他的存有」與「自爲的存有」發生衝突時，沙特認爲人會藉著融入角色之中來逃避選擇，不再把任何選擇留給自己（刁筱華譯，1996），這種「角色扮演過度」的狀況似乎可以說明一位嫁入夫家的女性，何以能在婚後即誠心服侍無血緣及情感基礎的公婆，甚至在公婆不愛、丈夫不疼的情況下，仍能逆來順受，善盡媳婦的責任與義務。這種失去「自我」，只在乎「爲他存有」的教條讓在夫家孤立無援的媳婦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事實上，這樣的思考脈絡相當符合父系社會的人倫展現，但卻葬送了媳婦身爲女性，甚至是身爲一個「人」的主體與價值。本研究好奇的是，置身其中的媳婦有多少人對此產生「意識」或進而「突破」呢？此外，建構理論的論點——視「自我」爲文化性自我，乃自我在與文化或社會的對話中逐步建構而成，而且「自我」才是個人經驗的主體（Shweder，1990，引自黃曬莉，2001），亦影響本研究之觀點，形成本研究進入研究受訪者經驗及主觀世界

的重要切入點。藉由進入受訪者自我表述的世界中，解構社會文化對媳婦角色之建構，進而重現其主體性；換言之，本研究意圖探究當媳婦置身於由社會文化建構的喪葬習俗中，她們會如何表述自己的想法與欲望，在覺察儀式的形成之後，她們會如何解構自己無法執行的部分儀式，以維護自我的主體性。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從喪葬儀式的角度出發，了解「媳婦」在台灣本土葬儀中的角色與地位，媳婦本身如何意識到社會的期待、對「媳婦角色」的感受，以及喪葬過程中的心情及調適歷程。本研究共訪問四位曾經歷公婆去世，在喪葬過程中有所體驗，且願意開放經驗的受訪者。透過她們，本研究得以發現與了解社會在喪葬禮俗中對媳婦角色的期待，及媳婦自身對台灣本土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解讀，進而提供社會大眾了解媳婦在公婆去世時面對喪葬儀式的心理感受，及分析女性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地位。

本研究重視受訪者的主觀意義及建構，從受訪者的觀點了解媳婦對自己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認知及過程中的感受，希望獲得深度而有意義的資料。其重點不在推論，而在於對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及彼此互動歷程做更深入、真實的了解，探索研究參與者（媳婦）對自我在喪葬儀式中的角色所賦予的意義脈絡；學者Padgett（1998）指出，人類內在經驗內涵的揭露，本質上適合做質的研究，當研究者尋求「設身處地」的了解時，質性研究是最貼切的選擇，因為質性研究

強調內在的特殊性，捕捉受訪者的觀點，而非試圖由「客觀」局外人的觀點做表面意義的解釋。此外，質性研究重視個人生命世界（life world）的生活經驗及意圖，以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生活經驗為主。因此，在分析受訪者的經歷時，盡可能的以受訪者的話來說明他的經驗，並聚焦在一個特別的情境或事件上，不為經驗事件提出因果的說明或類推，只試著對受訪者的敘述給予最直接的描述（高淑清、連雅慧、林月琴譯，2004）。為了達到描述而不詮釋的目標，研究者必須框出並移出（bracket）自己的先見（preperception），以存而不論的態度進入受訪者的生命世界，並以言辭的描述來呈現此經驗（胡幼慧，2000；Rennie，1992）。

本研究希望透過受訪者的觀點來檢驗其所經驗的事件（公婆去世的喪葬過程）以及所認知的事實（自我角色及心理的感受），藉以理解媳婦在喪葬禮俗中的角色與心路歷程，並不對可能出現的角色經驗及心路歷程做因果關係推論。據此，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為研究方法，進行回溯性資料收集。訪談者在資料的蒐集過程中除依據本研究目的預先擬定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詢問主要問題外，並視受訪者實際回答內容加以探問，同時對研究對象所呈現出的線索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以增加資料的豐富性與可信性。

二、研究參與者

（一）受訪者

看似一個尋常的主題，但本研究在邀請受訪者過程中，卻因「沒有什麼好說的」、「人都死了，死者為大」、或「擔心家族名譽受影響」等等理由而遭受拒絕。透過關係介紹與不放棄的態度，本研究共訪問了四位曾經歷公婆去世、

願意開放與研究主題有關之經驗，恰巧都是高學歷的媳婦。也許受到高等教育的影響，四位受訪者較能擺脫世俗的束縛，從分享個人觀點的角度侃侃而談她們的經驗，也因此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深究四位受訪者在喪葬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初步呈現此現象場域某些樣貌。是以，本研究結果並無法代表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域媳婦們之共同經驗或觀點。本研究之四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

受訪者編號	年齡／學歷	先生排行	公婆去世原因／地點	公婆去世時的婚齡	是否與公婆同住	與去世公婆之關係
A	30／碩士	老二	婆婆突然昏倒，繼而過世／台北	2個月	否	疏遠陌生
B	38／博士	老大	公公自殺，三天後被發現／台南	5年	否	疏遠陌生
C	32／大學	老二	公公突然中風，繼而過世／台中	8年	是	受公公疼愛
D	42／碩士	老二	婆婆昏迷八個月後過世／新竹	18年	否	親近

(二)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重要工具（Bogdan & Biklen, 1992；Marshall & Rossman, 1995；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因此，研究者既是研究設計者，又必須自研究情境抽離出來，本著「存而不論」的中立觀點，注意並避免個人觀點的干擾以搜集到真實可靠（valid）的資料，才能深入分析思考（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徐宗國，2000）。據此，本研究中，二位研究者於研究期間共同扮演研究設計者、訪談者、逐字稿謄錄者及資料分析者四種角色。

三、研究信度與效度的考量

(一)研究信度

爲了提高本研究之信度，由二位研究者共同分析研究結果，以避免分析資料過程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分析過程，二位研究者分別針對四份資料獨立編碼，於編碼完畢後，對於編碼間的差異及相同之處，進行討論；特別在差異處清楚的分析討論，取得一致性。

(二)研究效度

研究者爲使資料蒐集能兼具深度和意義，擬透過下面三個層面提昇本研究的有效度：

1. 訪談前先確認受訪者的受訪意願，選擇一個合適的談話空間，以同理、澄清、摘要、發問等方式蒐集資料，以減低研究者的主觀經驗對受訪者談話內容的影響。
2. 將訪談資料整理成逐字稿，二位研究者共同檢合後，交由受訪者親自檢核成爲資料分析的依據。分析過程中如果有覺得疏漏之處，進行補訪。在研究結果與討論完成後，研究者邀請受訪者對有關研究結果之資料進行確認，並針對遺漏之處進行補充。
3. 研究者於訪談與分析資料時，隨時自我反省，覺察是否陷入主觀或不當的情緒中，以確保研究結果之客觀與正確性。

四、研究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資料的分析採用的編碼方式，從開放編碼、主軸編碼到選擇性編碼，歸納出研究核心意義：台灣本土喪葬儀式中媳婦的角色與心路歷程。

當研究者透過訪談蒐集資料，謄爲逐字稿後，開始進行

資料分析。先採用「開放編碼」，也就是反覆閱讀逐字稿時，在其中找出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題，在該段落畫線或反白；接著進行「主軸編碼」，也就是著重在綜合歸納或比較不同資料間的（開放）符碼，在資料中建構出主軸概念；最後，研究者開始選擇可以彰顯主題的主軸概念，作為研究問題詮釋的依據。資料分析過程如下表：

表1 資料分析編碼表

編碼方式	例子
1.開放編碼	<p>(1)「主要是說它那個紙錢是折這樣子折起來，然後放著……然後另外一張折這樣疊在一起，然後燒就是要順著燒……那你，<u>如果——落掉讓火稍微熄掉，這樣是不好的</u>」(A044) (A代表受訪者A，044代表訪談逐字稿中受訪者的第44段對話)</p> <p>(2)「我們對民間信仰的，就是那種懵懵懂懂……就是常知道要拜什麼呀……那沒拜或是拜的不對的話，好像類似會被處罰或是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那大概是類似那樣子的印象，然後他(葬儀社)有一直說，不可以斷喔!不可以斷喔!那他也沒有仔細講，斷了會怎樣(笑)……就是斷了是不好的，但是是怎樣不好，他也不講……也不曉得，我們就會很害怕」(A48)</p> <p>(3)自己知道有一個傳統，<u>如果守靈的話有貓從屍體上跳過會變成僵屍</u>，我婆婆他們老人家也都知道，所以要很清醒(C009)</p>
2.主軸編碼	<p>(1)社會禁忌(A044)</p> <p>(2)靈的害怕(A048)</p> <p>(3)禁忌(C009)</p>
3.選擇編碼	歸納(1)(2)(3)：在喪葬儀式過程中影響情緒的因素之一為社會建構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意欲了解與探討身為媳婦的女性在喪葬禮俗中如何意識與行使其角色行為，以及其在整個喪葬禮儀中之心路

歷程為何。是以，以下將從三個部分：一、受訪者的角色與角色認知；二、受訪者的情緒反應與影響因素；三、受訪者的心路歷程，呈現研究結果與進行討論。

一、受訪者的角色與角色認知

(一)媳婦角色

在為公公或婆婆舉辦喪葬儀式的過程中，四位受訪者所扮演的角色多半為：傾聽與支持者、執行者、監控者、輔助者、主要意見提供者或協調溝通者等角色。

1. 傾聽與支持者

得知死亡消息時，為人子者通常會有強烈悲傷反應，此時受訪者的配偶身分自然而然地變成另一半的傾聽者與支持者。除了受訪者B外，其他三位受訪者皆提及此部分，如受訪者A說：

「因為他一邊開車一邊流淚嘛……我——好像就是只是陪伴他。」(A009)

在喪禮尚在進行的過程中，有時為人子者會突然爆發其悲傷情緒，而須有人在旁邊陪伴，如受訪者D提到她先生的狀況：

「有一天晚上在睡覺……他媽媽過世了……還沒有出殯……他就突然就在床上大哭……他就突然哭的很大聲……他那種哭是那種——以前那個小孩子那種——媽媽……肚子餓或怎麼樣那種……那種哭法——我覺得就是說……他可能也是壓抑了很久……就突然這樣哭出來……那我就讓他哭就是了……那哭完以後我就問他怎麼了——他說他很想媽媽……」(D042)

受訪者C亦提過類似的狀況，在喪事進行過程中兒子無法全程參與的失落與哀傷情緒，需要一位傾聽者：

「其實我先生很想陪我公公……這最後一段，但是沒有辦法，他有時候跟我講的都快哭出來，他們那時候是想說工廠不能沒有人顧，一定要留一個人……」
(C002)

2. 輔助者

若為人子者過度悲傷時，無法發揮其功能來分擔大家庭工作時，此時為人妻者則認為自己有責任協助先生執行或完成他應負的工作，如受訪者A所言：

「他（先生）自己狀況很糟……有時候都會變的很恍惚……我覺得我連他的事都要做進來……就是他的功能很差在那個時候……」(A061)

3. 執行者

四位受訪者中，可能由於受訪者B及受訪者D公婆的喪事在殯儀館舉行，而受訪者A及受訪者C在家裡舉行，因此，這四位媳婦擔任的角色明顯有些差異。從受訪者A與受訪者C的訪問中，可明顯看出她們或其他家中媳婦在傳統喪葬禮俗中扮演執行者——一個吃力不討好，卻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角色。

從受訪者A回憶的片斷中發現其執行者的角色從第一時間就開始，而且似乎是責無旁貸：

「（回到家）他們一開始馬上……媳婦在哪裡——他們就這樣問……然後說，幫她脫衣服換衣服」
(A032) 「然後開始就是要在她的腳尾燒紙錢嘛……」

然後——我們就是媳婦輪流嘛……我那天是穿裙子趕回去的……我就只好跪在地上……會很痛——因為它那個地方是鋪柏油，所以就——就滿痛的！就這樣蹲著……啊有時候就稍微跪……做得滿辛苦」（A043-044）

除了一開始的工作外，媳婦還需準備所有人的三餐、拜拜的東西、守靈及燒往生紙的工作，如受訪者C提到：

「我就是早中晚三餐，還有做七的準備，因為我住家裡，所以那些都是我在用，我大嫂的話……她就是一直在摺蓮花……守靈就是要燒那個往生紙嘛，有閒就燒……都不能停嘛，從早到晚都在燒嘛……」（C007）

做七拜拜的工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執行者不管會不會拜拜，仍需再次確認該怎麼做；即使如此，她們仍可能承受家人或親戚的質疑或指責。

「我嫂嫂其實她很聰明她都會去問說我應該拜什麼，那葬儀社的人就會教她，然後她就弄了，可是那些姑姑來就是她們以她們的經驗，亂七八糟道聽塗說她們就說什麼拜這個怎麼沒有弄那個，阿怎麼讓你婆婆吃素不吃葷…什麼不好吃什麼的，然後我公公就會生氣，有一次他就生氣可能就說了重話」（A073）

此外，哭祭、「叫起叫暈」、覓喪或「哭棺材頭」亦是媳婦的工作。受訪者C就提到這樣的狀況：

「那時候其實要你哭還真的沒辦法馬上哭出來，但是心裡難過的時候還是會哭，當他說要哭時，沒辦法馬

上哭，我就會回想一些以前的事情情境，然後就會哭，但是沒辦法像人家哭天喊地，眼淚會不自覺掉下來。我比較傳統，爬也要爬，跪也要跪」（C021）

受訪者A面對同樣的任務時，卻無法如受訪者C如此自在地因應，但幸好家中有另外兩位媳婦「很會哭」，讓她皆能「做個樣子」就能逃過一劫。不過也有例外的時候：

「有一次剛好都是沒有人只剩我跟那個（乾）女兒（笑）然後呢！奶奶跟姑姑又都在，他們就是要求……媳婦要哭！（台語），我就在想我哭不出來我怎麼辦？」（A082）

受訪者A另一個「哭棺材頭」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

「我婆婆娘家的人來時……媳婦要跪在棺材旁邊……（一些親戚們說）那邊的舅舅來了，你們要先哭……他們一進門就要開始哭嘛——然後你要在他們哭之前趕快先哭，哭的很大聲這樣子」（A084）

「我們三個就跪在旁邊，然後就來了沒？來了沒？（笑）……就有人說來了！來了！然後我覺得我嫂嫂跟我弟媳好厲害喔！他們馬上就開始……就開始（哭）這樣」（A87）

這一幕看在那些傷心的家屬眼裡，也許他們就會下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評論「新婦哭禮數，查某囡哭腸肚（台語）」，大多數人也會同意這句話用在這樣的場景相當貼切。然而對受訪者A而言，她深刻感受到的是荒謬與無奈：

「當別人要求我們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哭的那一種，

我覺得那一種應該就是刻意的吧!也有可能是真的(哭),可是我至少確定在棺木旁邊那一個的(經驗),因為前一分鐘我們還在那邊聊一些比較輕鬆的事(笑)……然後……他們就說來了!然後她們就哭……阿!還沒啦!不是啦!(台語)(笑)就停下來……然後我就會覺得好荒謬喔……我在幹嘛呀……可是我實在是……不知該說什麼這樣子」(A091-093)

或許這是沙特所謂之「角色扮演過度」的展現。為人子者無法當眾哭泣表現自己的「孝心」,因此企圖藉由儀式將媳婦「物」化,假裝「哭」也可以像按「開關」般收放自如,進而展現家族的傷慟與孝道;而孝媳亦投入此角色中,完全忽略(或者無法正視)自身真實之感受,好完成一位媳婦該盡之責任。在訪談中,受訪者A真實的情感表達凸顯傳統喪葬禮俗中的矛盾性:

「那為什麼不是叫兒子哭呀?我跟她(婆婆)又沒有血緣關係呀,可是兒子都是在這個之外,什麼都是媳婦要哭,我真的覺得好奇怪的一種習俗喔!」(A083)

4. 監控者

受訪者B及受訪者D似乎就沒有另外兩位受訪者那麼辛苦。她們在整個喪事進行過程中,媳婦擔任監控各項工作執行的工作,以確保各項儀式得以順利完成。如受訪者D說:

「每天不管是,尤其是做功德或告別式那一天,那整個過程我都已經先寫好了……晚上要睡覺的時候我就給每個人一張紙條,包括你明天要穿什麼衣服,你要帶什麼東西,怎麼樣怎麼樣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你要

幾點起床，然後起床又是我去敲門，我就一個一個去敲門，叫他們要穿什麼樣的衣服，有時候是五點半起床，你要穿什麼樣的衣服，我們就這樣處理。」

(D016)

5. 主要意見提供者，但非決定者。

不論是執行者或是監控者，似乎都是被動地遵循著某項「決定」而行。然而在四位受訪者中，並非每位受訪者都處於被動的位置，她們在家族決策中扮演主導性的地位，並提供重要相關意見。然而基於媳婦角色，她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個決策者。受訪者B在陪著先生、小姑尋訪葬儀社的過程中一直是個主導的發問者，在儀式的舉行地點或喪服的顏色等小事件上亦是她「說了就算」，但她在受訪時卻如此表示：

「我是一個媳婦的角色——然後我覺得說它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決定自己親人的事情……我很怕說我今天出了個意見……這個到時候有人說你們做那個又怎麼樣怎麼樣……不能再回頭做的時候……會很麻煩」

(B057)

而從受訪者D的談話中就更清楚看到她的主導性與影響力，然而她卻非常確定「這是個家庭討論」，而且做決定者是小叔。

「我小叔也跟我談過如果要往生的時候，整個process要怎麼樣，是家裡還是放那裡」(D002)「全家在家裡開個會討論，像要不要收奠儀，這是我提出來的，那我們後來就說收的話可以收多少錢，我會問總共要發多少帖子，收多少錢，收了以後什麼人收……那接著就是訃聞要怎麼處理，那這個又是我們自己的事

情，我們讀書人的事情。我們在第一天我們就已經討論了棺木啦、骨灰啦，因為廟也已經早就談好了，那她的儀式要多少錢的，什麼東西要用多少錢，怎麼處理，所以我們那時候談好的時候就已經，total會用多少錢，我們就已經知道了，我們第一天就已經談好了」（D012）

是什麼原因讓受訪者B與受訪者D無法看清或承認她們在家庭中的主導性及影響力？也許受訪者A、受訪者B與受訪者D在訪問中不約而同地透露出自覺是個外人或是邊緣人的心態可說明部分原因。

「我還是比較像是一個外人的立場吧！才嫁過去兩個月」（A051）

「在我先生的想法——不管再怎麼說都是自己的爸爸！所以他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辦喪事），那就我而言，因為我是媳婦，所以我不太用去做這些事」（B044）「我小嬸也跟我說……其實我小叔去認屍，然後後來隔天去看檢察官，他都沒跟她說耶……最後她還問他說……你要去哪裡？他也沒跟她說……直到我們說我們找到葬儀社，確定什麼時候要開始做什麼事，她才明確知道說整件事情是什麼」（B028）

「我公公就會堅持說……他的朋友的輓幛要放前面……那三個孩子都不理他……我們比較旁邊的人，就會去做一些溝通的角色」（D033）

6. 協調溝通者

事實上，有時媳婦的邊緣人位置似乎有利於遠離「核心戰火」——避開家族的衝突，此反而讓媳婦自然而然當起協

調溝通者的角色，如受訪者D所言：

「我先生他是一個無神論者，所以他會認為伊ㄟㄎ
 ㄩ一又、鐵齒ㄟ（台語）那他會覺得這就是一個儀式
 這樣子……他的看法就是覺得其實這些都是勞民傷
 財……我後來有跟他講……其實……這是一個團體治
 療的過程……用比較感性的話就是說，從媽媽過世，
 那我們可以一群，一家人大家聚在一起，那一起來懷
 念她！透過誦經……我說其實這個來說也是來安定我
 們的心……然我們是說這是迴向給媽媽這樣子」
 （D040）

以上六個角色中，傾聽者、支持者及輔助者角色似乎較從「為人妻」的角度來關心與協助配偶，而執行者、監控者、協調溝通者及主要意見提供者等角色則較從「媳婦」角度來定位自己的角色行為。此結果和McLaren與 Qinjian（2000）的研究發現頗為相似：中國婦女在各種祭祖、喪葬儀式中的角色是卑微的，主要的決定者都是男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本研究之受訪者皆屬於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可是受訪者A與受訪者C完全接受禮俗之安排，而受訪者B及受訪者D雖擁有自主性，卻仍對自身的媳婦角色設限，此結果凸顯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到底是媳婦被迫放棄了自我在夫家的主體性，或是媳婦主動放棄了自我的主體性，進而成為被物化的對象？

（二）角色認知歷程

不管舉喪過程為何，本研究之受訪者都堅持著自己的角色「崗位」，直到喪禮結束為止。我們好奇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認知歷程讓媳婦們選擇了她們的角色？從四份訪談中，本研究歸納出三個影響角色選擇的認知歷程：1. 角色知

覺；2.角色期待；3.角色認同。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1. 角色知覺的內化想法

角色知覺是一個人認為自己在某個特定的場合所應扮演的角色，而知覺的過程包含此人對該角色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的認知與判斷，其受社會標準規範的影響頗大。是以，從訪談稿的分析中可發現，本研究之受訪者因以下內化的想法而影響其角色的選擇。

(1)媳婦對婆家有應盡的義務

「他是我公公，我是媳婦，我應該回去（辦喪事）……」（B016）

「所以我那時候只是覺得說……媳婦要做的我就要做了……」（A035）

「像去看她的遺體我都不會怕，我覺得這是我應該做的」（D024）

(2)媳婦必須有能力或有功能

「因為我不會做的實在太多！就是傳統的女人的角色我都不會啦！除了洗盤子〈笑〉，我不會煮飯啊……拜拜要什麼金紙我什麼都搞不懂啊！拜拜要怎麼拜我不會拜」（A126）「……那我只能在其他部分好像應該要做一些什麼，不要被人家說這個嫁過來什麼都不會啊，被人家嫌這樣子」（A127）

(3)媳婦角色做不好會讓父母親沒面子

「我覺得那時候才剛嫁去兩個月……我腦袋裡面有很多媳婦應該怎樣怎樣的角色……而且我覺得我的腦袋裡面有很多就是——要得人稱讚……這樣子的一些想

法……然後我不能做出一些——譬如說，我爸爸媽媽會覺得很沒有面子的事」(A035)

(4)表現不能輸給妯娌

「我覺得她們(大嫂、小嬸)就是可能很熟了……然後她們自然就會運作起來，然後我就是……變成就是……我要去看——我要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沒有指派我的時候……我好像就會給自己說，我不能散散的喔……好像人家叫我做什麼我才做什麼，我覺得我好像要積極一點這樣子」(A062)

(5)女主內，男主外。

「當我婆婆過世，我會回去……我是覺得那些小事情不是男生可以做決定的……譬如說拜拜的東西，或是說那天整個儀式的過程是怎麼樣，那什麼東西要怎麼處理，我是覺得他們可能沒有處理過，其實那時候我也沒有處理過(笑)」(D002)

「我覺得兒子可能是，那是他們的親戚，他會比較清楚。那媳婦在本省人的家裡永遠居於第二位，就是說你們沒有一起長大的嘛，所以彼此都比較客氣，所以媳婦就都是做幕後的事情」(D021)

(6)外人或邊緣人的心態

「我還是比較像是一個外人的立場吧」(A051)

「我是一個媳婦的角色……然後我覺得說它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決定自己親人的事情……我很怕說我今天出了個意見……這個到時候有人說你們做那個又怎麼樣怎麼樣……不能再回頭做的時候……會很麻煩」

(B057)

2. 角色期待的外化語言

角色期待是眾人在某個特定情境下，對一個人行為表現的期待。通常，個人也會盡量努力去符合他人對自己角色的期待。因此，在分析資料中有些想法除了涉及角色知覺的內化想法外，其亦伴隨外在環境的期待，如：

「我只覺得那個應該就是媳婦該做的……他（葬儀社）叫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A053）

「那是社會期待就要辦一場喪事這樣子」（B059）

「她（婆婆）就說你們兩個就（受訪者和她老公）讓一點，你們住家裡，凡事能做就做，因為像煮菜什麼……畢竟她（大嫂）沒住家裡，東西放那裡比較不清楚，我婆婆就說，你住家裡就做嘛……有時候她會覺得說妳就多做一些」（C048）

3. 角色認同

四位受訪者中，受訪者A由於婚齡很短，才兩個月，所以她很辛苦地執行媳婦工作，期望能獲得婆家長輩的支持與肯定，並在婆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我才剛進去我其實很需要在這個家有一個位置——被肯定」（A126）

綜觀上述結果可發現，當一位女性擁有「媳婦」的身分之後，她自然而然認為她對婆家有應盡的義務，即使她不是個能幹的人，她也要努力展現一些能力，才不會讓婆家的人或親戚嫌棄，或是讓自己父母臉上無光。事實上，如Olfa Lang所言，當一位女性成為「媳婦」時，她努力學習與執行

夫家對媳婦角色的期待與角色規則，甚至是社會文化對媳婦角色的期待與規範，最終的期待是她可以獲得在夫家的地位與尊崇（引自邱文彬&林郁華，2000）。然而，上述結果似乎呈現出一個矛盾的現象，即使一位媳婦已獲得家庭裡的主導權或被賦予決定權時，她卻無法看清這樣的現實或接受「她是個有權力的人」這樣的語言。也許「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讓女性只敢在屬於自己的空間（家庭、小孩）成爲霸主，然而在對外時就必須以先生爲主，女性退居第二線，以免凌駕先生之上，讓先生有失「男性尊嚴」。亦或許是「外人或邊緣人」的心態讓媳婦一直無法成爲家族中真正的一分子，即使她擁有權勢，她可能覺得只是有助於事情的執行，以對婆家盡義務；即使她將事情做得很好，得到大家的稱讚，她可能稱得上是個「稱職」的人，未必在婆家她是個重要的人。

二、受訪者的情緒反應與影響因素

在分析受訪者心路歷程的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喪禮中的情緒反應實爲其心路歷程之主體經驗；因此，本部分將先呈現受訪者之情緒反應及其影響因素。在爲公公或婆婆舉辦喪禮的過程中，本研究歸納出四位受訪者所經驗到的情緒共有：害怕、擔心、難過、遺憾、忙亂／心煩、理性面對、震驚／驚嚇，及其他等。

(一)情緒反應

1. 害怕

對受訪者A與受訪者B而言，害怕是喪葬過程中主要的情緒。她們在訪談中提到對太平間或殯儀館的害怕、對遺體或遺照的害怕、對靈的害怕及對整個靈堂氣氛的害怕。以下爲

受訪者A的經驗：

「晚上我覺得那氣氛比較恐怖呀……就是點了燭火什麼——然後又暗暗的呀」（A101）

「醫院地下室……太平間——那是我第一次到太平間……然後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我會看到什麼……所以，一進去的時候……我就看到我婆婆躺在那裡——她的腳面對著門……只是腳的部分沒有被蓋著……我看到那個腳那樣的時候其實就開始害怕了」（A010）

「要我去換衣服……就滿害怕的……然後我第一次去摸……我就覺得那個……手好冰喔（笑）……那種觸感我不會講……可是就覺得——滿恐怖的……結婚之前我完全不敢去煎——煎肉或是煎魚……以前媽媽叫我拿魚退冰我就覺得摸了好恐怖喔……然後我覺得那時候——摸就有那種感覺！而‘且還是更——真實……她就是人嘛……」（A032-033）

「害怕去看我婆婆的遺容……我完全不敢看」（A013）

「譬如說要去見他最後一面啊，入殮……或者是要在……出殯的時候，就是你就要陪伴在棺木旁邊，其實這個經驗對我來說都覺得好害怕……」（B035）

除了對實體的害怕外，另一個對靈及靈能無所不知的害怕，更是讓兩位受訪者陷入恐懼中。譬如受訪者B曾提到：

「很害怕的時候又覺得說……我不能……就是我不能讓我公公知道我……很害怕，因為他已經是靈了……所以我現在想任何的東西他都會知道，所以就更害怕

了」(B038)

也許受訪者B的看法：

「我會覺得是接觸到喪事的害怕。」(B039)

可以為兩位受訪者的害怕情緒下個很好的註解。

2. 擔心

除了上述因接觸喪事而產生的害怕情緒外，受訪者A亦提到擔心儀式過程沒有處理好，或因民間傳說而引發的緊張害怕。

「我就很害怕——不小心如果(紙錢)沒有——燒連著的話，會有什麼(笑)……就是那個過程我覺得滿緊張的(笑)……」(A043)

「(守靈)他們就會很注意說有沒有貓咪跑進來呀！然後我就會緊張呀！如果貓咪跑進來我要怎麼辦？(笑)」(A102)

「……就是那種穿鑿附會的那種部分就會來，就是我不確定！而且我覺得我那時候會有一個東西會很努力想要做好，我怕我做不好會被處罰耶」(A147)

「其實我會很害怕……可能會被責怪……我怕她們會說，這媳婦怎麼剋婆婆……因為民間都有這樣的一個說法……」(A035)

由於受訪者A結婚才兩個多月，因此對「媳婦剋死婆婆」的民間傳說十分敏感與在意。雖然並沒有人當面跟她提過這件事，可是她的心裡卻是十分擔憂，因此她努力克盡媳婦本分。當喪事結束後，她得到長輩的稱讚，她才放下心中

的石頭。

「叔叔他們就會跟我……他們真的很稱讚我……說不容易耶……我可以做到這樣子……他們可能會認為我是一個新嫁進來的媳婦，可是我可以……每樣事情都跟著做，而且做的還不錯……當他這樣講，（我）有點安慰這樣子……因為至少他們並沒有像我所擔心那種責怪……」（A038-041）

3. 難過

親人去世，有難過情緒是再正常不過了，不過四位受訪者中只有受訪者C提到對公婆離開不捨的感受：「我心裡很難過是一定的。」（C001）由於公公中風時，受訪者C是第一位發現的人，但她卻因為不相信公公會中風而沒有做任何處理，因此受訪者C的悲傷感受往往與自責、罪惡感混雜在一起。

「（哭泣）我會覺得說，我如果做急救，他可能就不會死。」（C011）

「至少能確定他是中風，之前有做過處理的話，至少心裡不會覺得在意，好像我沒救他，你知道嗎？……就是這種感覺讓我很難過」（C013）

相對於受訪者C的難過，另外三位受訪者在訪談中卻不約而同地提到「沒有悲傷的感受」。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耶……之前也才接觸過幾次而已……只是會覺得說啊！一個人去世，好可惜！因為她是一個還滿好的人……可是並沒有什麼傷心、難過的感覺」（A020）

「在那整個過程中我並沒有很感傷，我就是把它當一件事在處理」（D023）

「就我來說我是真的不悲傷」（B057）

雖然受訪者B如是說，但她卻回憶起一個真心哭泣的時刻，她事後說她並不清楚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她說明當時的狀況：

「在辦喪事的過程，都會有很多的儀式，那其中有一個儀式它的意義就是說……要把他從那個枉死城去把他叫出來，讓他不要留在那個枉死城，所以在道士進行那個儀式的時候，他就會在某個時刻……叫我們一直呼喊他的名字……那個儀式進行的非常的久……每隔一段時間你就一直叫一直叫他的名字，叫到後來我覺得，我真的覺得他很可憐，然後我就哭了」（B023）

「那種感覺應該是說，我們現在在辦一個超渡，然後要請你趕快上來，讓我們可以超渡你，你不要留在那個地方，所以那種感覺很像是……你就很希望那個人趕快上來，不要再留在那裡了，我很怕他來不及上來，所以到後來我就會很難過，那種難過就是說……我真的很擔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來，所以我一直叫他的名字，爸爸快起來……之類的……」（B024）

4. 遺憾

對受訪者C而言，由於不相信公公會中風，還會因中風而去世，她並沒有前往醫院去探望他。因此，當公公去世後，她一直為自己沒有去醫院看他而遺憾。

「我都沒有再接觸，最後看到的就是他送回來的樣子。因為我要帶小孩，也沒有辦法到醫院去看他。他是禮拜一晚上事發的嘛，禮拜四就送回來了，所以其實蠻短的，所以這段時間我都在家裡顧小孩，讓我婆婆去看而已……會有一點遺憾，因為小孩，自己沒有辦法去看他」(C011)

5. 忙亂、心煩

受訪者C除了難過、遺憾公公的去世外，她亦提到喪禮過程中一大堆繁瑣的工作，及一大堆出意見的人，讓她十分忙亂與心煩：

「我們是照三餐拜，一般是早晚，我們是三餐都要煮，其實我覺得那一段時間就是，沒辦法空閒就對了（閩南語）很忙亂」(C008)

「在那個時候，人已經煩、很『澆雜』（台語），人很難過了，還一堆的人，這個人說這個，那個人說那個（煩的語氣），到底該怎麼做」(C025)

6. 理性面對

反覆閱讀受訪者D的訪談稿，發現她除了曾經感到shock外，就只剩下「理性」，受訪者在處理喪葬過程中似乎沒有出現任何情緒。

「我們是用佛教儀式，不能掉眼淚；那我也要求自己、我們，甚至我公公。他每次到樓上就會掉眼淚，我就會告訴他，你不要掉眼淚，讓我婆婆好走。我會很理性的來處理這件事情。因為，我們不是很大的家族，每個人書也讀得不少」(D005)

「剛開始她是放家裡，用布圍著，當然就要誦經，要和她講話，那我們就輪著，輪流跟她講。其實也很理性安排，就是什麼人幾點到幾點，什麼人幾點到幾點，因為孩子不多，所以就輪著幾點到幾點，包括我，我就在旁邊跟她講話，我就在想說，我講一講、講一講我婆婆會不會醒過來說○○不要吵了（台語）（大笑數聲）」（D007）

基於受高等教育及宗教觀的影響，受訪者D認為理性面對是最好的方式。然而面對疼愛她的婆婆的去世，受訪者D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也許從下一段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那整個過程中我並沒有很感傷，我就是把它當一件事在處理」（D025）

7. 震驚或驚嚇

除了受訪者D外，受訪者A及受訪者B亦曾提及震驚或驚嚇的感受。

「（看到遺體的腳）突然嚇一跳……因為，我完全沒有辦法預期我會看到什麼景象！我只是想說，會是一個去世的人……可是因為她生前還蠻慈祥的，所以我想，應該還好」（A011）

「火葬場是你送進去之後，它出來之後就是讓你看到那個白骨在那裡，那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看到……我的感覺是，這就是人生……很無情，就是你會留下來的就是這個樣子的東西，這就是人生，那時候的感覺雖然很shock，又會覺得啊，就是這樣，等要放到桶子，放不下，他會拿個棍子把它打一打，很殘忍，原來人生是這樣」（D024-025）

「已經太久沒看到他（公公）了，然後突然看到他已經是……不會動的……的一個body的時候，還是覺得那個東西太震撼，然後很害怕」（B038）

「那個感覺是說，擲茭的結果是這樣！我其實還半信半疑，去看（殯儀館認屍）的時候真的是（公公）的時候，第一個想法是，天啊！我公公去世了！第二個想法是，這跟擲茭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我那時候是非常的震驚」（B012）

由於所看到、聽到的場景出乎受訪者的意料之外，有時甚至是令人難以置信，這樣震驚的感受並非喪葬過程中的主要情緒，然震驚的情緒與內容卻令三位受訪者印象深刻。

8. 其他

除了上述七個主要情緒外，受訪者亦提到不安，及輕鬆／高興兩種情緒。不安的感覺主要來自於受訪者B對於自己及家人正值服喪期間，大家卻又肆無忌憚般進餐廳吃飯，此行徑讓她擔心別人會因此而感到不舒服。

「我的不安是……那時候才十點多不到十一點，那……我覺得那家餐廳應該會很高興……就是一大早就有人來光顧！我覺得是我的心理問題，那我覺得我們談的又是火葬場……告別式什麼……我覺得他們應該會覺得不舒服……」（B080）

另外一個在喪葬場景中顯得怪異的情緒是輕鬆／高興。相對於對遺體的害怕，當有機會可以順理成章遠離遺體時，對受訪者A而言無疑是個值得偷偷高興的片刻。

「因為我們是開車去（醫院）嘛！所以，遺體送上那

個葬儀社的車以後，我們就可以開我們的車回來！我覺得那時候是我讓我覺得比較舒服會偷偷高興沒有坐在那台車上這樣子……有點鬆一口氣，好像可以暫時脫離」（A024-025）

而受訪者B的輕鬆時刻顯得有點誇張與荒謬，如同她所言：

「我覺得那個很荒謬的東西是……我們就住飯店……然後就很愉快的吃宵夜！睡覺隔天起來就像一般要出門一樣，就到喪儀社再換上那個喪服，然後我們就去做我們……我們該要做的做完……就把衣服脫掉又換回我們原來的衣服……就去（飯店）過正常的生活」（B060）

如此匪夷所思的心情與行爲，不禁令人疑感受訪者B如何看待這場喪禮？也許以下對話可以透露出一些訊息：

受訪：就我來說我是真的不悲傷（B057）

發問：其實你覺得那時候你是真的不悲傷……

受訪：我覺得是辦一場喪事（B058）

發問：所以那一場喪事，是辦一場別人要看的喪事……

受訪：那是社會期待就要辦一場喪事這樣子（B059）

（二）影響因素

上述八類情緒反應爲四位受訪者於喪葬過程中主要的情緒經驗。相較於哀悼過程中常見之難過、遺憾、震驚、煩躁或理性等情緒，受訪者A及受訪者B在整個喪禮過程中卻經驗了難以言說的害怕情緒，此引發研究者的注意，進而想進一步探索她們到底怕些什麼？從訪談稿裡逐一檢視受訪者A與受訪者B害怕情緒的來源，發現有些情緒來自於社會建構的

結果，而有些情緒來自於社會制約的結果，有些情緒甚至背後隱含著不合理制度。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1. 社會建構的影響

基於現代建構主義的看法：個人知識是在社會文化環境之下建構的，因此，個人所建構的知識與社會文化脫不了關係。事實上，個人所建構的知識會與生活在相同社會文化中的他人有某種程度的「共識」。是以，本研究將以下三個影響因素歸諸於社會建構的影響。

(1) 對禁忌／忌諱的害怕

「他們就會一直說要注意!要注意!不要讓貓跑進來這樣子……我是用我過去的印象來理解啦!過去的印象就是……跳過去她(往生者)就會起來」(A103-104)

「我也很怕我們就這樣(舉喪中)，我們不介意，可是別人介意!所以，我先生都會一直提醒我說不要隨便抱人家小孩、不要隨便去人家家裡」(B084)

對於禁忌或忌諱的說法，並不是每個人都贊同，然而當處於喪葬場合時，當事人也許並沒有太多時間思考或被允許求證事實為何。因而，這樣的禁忌或忌諱在每一次的喪葬過程中再一次被強化，進而口耳相傳。從以下受訪者A的敘述中，也許可推測個人如何將禁忌或忌諱建構到自己的知識裡。

「主要是說它那個紙錢是折這樣子折起來，然後放著……然後另外一張折這樣疊在一起，然後燒就是要順著燒……那你～如果～落掉讓火稍微熄掉～這樣是不好的」(A044)

「我們對民間信仰的，就是那種懵懵懂懂……就是常知道要拜什麼呀！那沒拜或是拜的不對的話，好像類似會被處罰或是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那大概是類似那樣子的印象，然後他（葬儀社）有一直說，不可以斷喔！不可以斷喔！那他也沒有仔細講，斷了會怎樣（笑）……就是斷了是不好的，但是是怎樣不好，他也不講……也不曉得，我們就會很害怕」（A048）

爲了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如何建構這樣的訊息，因此研究者繼續追問：

發問：「……具體而言，斷了會對……死者不好還是會對我們生者不好？」

受訪：「可能對死者吧」（A049）

發問：「所以當時，你是怕如果斷了是對死者不好」

受訪：「然後會被罵這樣子，會被怪」（A050）

發問：「做這件事怕會被怪罪」

受訪：「對！就是那個時候，很怕做錯事！而且，大家情緒都是很難過的時候……」（A051）

上述對話似乎呈現出這樣的思考邏輯：喪葬儀式基本上是爲了往生者舉辦的，若某個細節沒有做好，將會對往生者不好。然而，往生者已經去世了，家屬實無從得知他／她是不是受影響。但現實世界會發生的事是，執行者通常會被責怪，而且在大家都很難過的情緒下，執行者可能因「工作上的瑕疵」成爲情緒上的「箭靶」。因此，執行者爲了避免被怪罪，只好努力將工作做到「毫無差錯」。

然而事實上，要做到「毫無差錯」可能會面臨兩個困難：

A.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當喪葬禮俗未能建立一

套共同遵守的規範時，執行者所面對的往往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 B. 有些禮俗在執行上有技術性存在，並不是人人都能勝任（如受訪者A的經驗）。如果執行者遭遇這樣的困境，她只好更加戰戰兢兢期望能做到最好，因而緊張、害怕在所難免。

而責難者站在「護衛往生者」的立場上，通常是理直氣壯，甚至理性盡失。此結果正似乎呼應Sofka（2004）的研究：葬禮的舉辦會受多方因素的影響，包括文化、宗教信仰、心靈感受，所以在喪葬過程中容易引起家屬的衝突；因此，葬儀社的服務人員可以事前與家屬溝通，了解喪葬儀式以誰為主角，往生者或家屬。

此外，禁忌／忌諱對人的影響如此深遠，也許和下一個即將討論的因素「相信靈的存在」有關。

(2)對靈的懼怕

「（守靈）……怕會不會看到什麼吧……比如說婆婆回來啦……反正就是害怕」（A106-107）

「很害怕的時候又覺得說……我不能讓我公公知道我……很害怕，因為他已經是靈了……所以，我現在想任何的東西他都會知道，所以就更害怕了」（B038）

「靈的存在與否」在民間的喪葬禮俗中是個無庸置疑的問題，舉凡從往生者斷氣前的移鋪，到返主安靈所有進行的程序，都是在安頓往生者的亡靈；而「作百日」、「作對年」至「三年合爐」則是亡靈回歸列祖列宗之重要步驟，藉由將姓名寫入「神」主牌，亡靈得以年年接受子孫的祭拜，成為庇佑子孫的公媽神。是以，相信靈（魂）的存在讓家屬

秉持著「事死如事生」的精神來辦理喪事；而當家屬面臨抉擇時，則會「擲筊」來請示往生者的意見，如受訪者C與受訪者D所言：

「他們那時候是想說工廠不能沒有人顧，一定要留一個人，所以用擲筊，結果我公公要我大伯處理」
(C002)

「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就來擲筊，來問爸（台語）……不知道怎麼決定的時候還是會用擲筊」(D036)

不管擲筊的過程如何，家屬總會相信擲筊的結果是往生者的指示；而且，藉由這樣的溝通方式，家屬得以跟往生者繼續保持聯繫。然而，對於嫁進來的媳婦而言，這樣彷彿真實存在的靈似乎是個威脅：它好像無所不知，而且難以捉摸。因此，當受訪者A及受訪者B與去世的公婆關係較為疏遠時，她們因此威脅而感到害怕。如受訪者A所言：

「如果是親人的話我很了解他……然後直到他去世他還是會很愛我……我也希望他愛我，其實我覺得陌生人的話，就是那種穿鑿附會的那種部分就會來，就是我不確定，而且我覺得我那時候會有一個東西會很努力想要做好，我怕我做不好會被處罰耶」(A147)

雖然不確定那種穿鑿附會的東西是否存在，但對受訪者A而言，在內心深處她是相信它真的存在，而且會降禍於人。對受訪者B而言，心裡的害怕更有事實的依據：

「那種害怕會跟他（公公）生前不是那麼和善的人（有關）！如果他去世了怨恨都還留著，我會覺得他會知道（我不喜歡他）」(B045)

對於一位行事較為激烈、心中充滿怨恨的人，在去世後其靈（魂）如何跳脫凡間的善惡，而成爲一位不善不惡或是至真至善的靈（魂），也許是個宗教上的問題，但這在家屬眼中並不成問題。譬如受訪者B曾經跟先生提及她的害怕：

「他就會說『自己的』爸爸不會害你，我聽到以後我一點都不相信……我就在想是不是這個人跟我關係太遙遠了……我一直不覺得他是我的——親人」（B061）「有時候我就在想，今天如果是我父親……我就絕對相信他會保護我……不會傷害我」（B063）

從受訪者B的反思中透露出「是否出於己身」的問題，與「無法當做自己人」的尷尬。先生對於有血緣關係的父親有絕對信任——它會保佑家人、不會危害家人，然而身處於家族裡的媳婦卻因心理距離及無血緣關係而無法相信此「信仰」，因而害怕不已。遺憾的是，媳婦這樣的害怕常常得不到先生的諒解或認同，因爲在分享害怕的過程中，往往曝露出媳婦無法打從心底將往生的公婆當成自己的父母的尷尬。

(3)對女性特有的說法

「我自己——隱隱的也會有一些——害怕……我怕她們會說，這媳婦怎麼剋婆婆……因為民間都有這樣的一個說法」（A035）

如果婚後短期內家庭中有人去世，尤其是公婆或先生去世，那麼剛娶進門的媳婦可能得背負個「剋死公／婆／先生」的罪名。不同於「結婚沖喜」——爲夫家帶來好運的是結婚這件事，新娘子只是扮演完成這件事的重要角色，「剋死公／婆／先生」意味著經由婚姻家庭引進一位新娘子，而她的不祥導致家中有人死亡，因此這位新娘子將成爲影響死

亡的要角。對於上述同是結婚卻是兩樣情的思考方式可發現，文化如何看待女性—婚姻—媳婦，及其間的矛盾：女性是重要的角色，但媳婦在家庭裡卻是個弱勢者——除非她能「熬成婆」。如果媳婦對夫家有貢獻，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如果家裡有任何不幸或噩運，理應是這位媳婦所造成的——此似乎暗示著女性有無上的能力與影響力。事實上，父權社會並不認為女性擁有能力或影響力，他們只想找一個人來為無力掌控的局面「負責」，而媳婦這位「外來者」則成為最佳人選。

事實上，受訪者A並不是不了解文化如何物化媳婦角色及其父權社會裡的矛盾，然而在社會建構之下，她並不認為她清楚知道「剋死公婆」的說法並不合理，可以讓她強而有力地去對抗三姑六婆的言語及捍衛自己的無辜。

2. 制約的結果

除了社會建構的影響之外，本研究發現有些影響因素來自於制約的結果。

(1)來自於恐怖片或鬼故事的制約

「以前可能就是看過一些恐怖片……就是……就會覺得那樣子的……環境是害怕的」（A018）

「我覺得是有很多對死亡還有對一些……就是恐怖故事的一些集結吧」（A102）

「他（葬儀社）就會幫他戴那個——我們那種什麼壽衣（笑）」，我就會覺得……那個image就很像——你回到那種電影有沒有……他其實常常就做那種打扮！然後把他弄得很恐怖……我現在就覺得說，也許他如果說不是做那種打扮，會不會比較不會跟我們那種恐怖的經驗去做連結」（B110）

原本爲了娛樂效果的影片或故事，卻無形中建構了人們腦海中死亡的樣貌與喪禮的形式，並讓人在類似喪葬場合自動引發腦海中的聯結，進而產生害怕的情緒。

(2)來自於求神問卜以解決問題的制約

「他們（家人）還是會去問譬如說算命、卜卦、改名之類的是這樣子的……而且他們反映出來的就是說，他們常會去擔心一些什麼事，所以他們會去問阿算命，然後去改……修改……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在這樣的成長環境會讓我覺得說……好像未知的世界是很……就是很多的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掌控的」

(A156)

因此，當受訪者A遇到未知、不可解的問題時，她可能就會去求神問卜一番。受訪者B亦提到當她的小孩從殯儀館回來後受到很大的驚嚇，開始會很怕黑，當她跟鄰人提及此事時，總有人勸她帶小孩去收驚，即使她不太相信收驚的效果，可是她還是去了：

「別人就會開始跟我說……我跟你說小孩子要去給人家收驚（台語）……我就帶她去收驚……可是我覺得也沒有比較好」（B100）

(3)來自於「死者爲大」，什麼恩怨就不要再說了的制約

「她（小姑）就講到他爸爸去世，他選擇這樣的離開，她就……快哭了，那我先生就跟她說，你不要再講了啦！人都走了，你還講這些大逆不道的話……我先生就覺得說，為什麼人都死掉，你還提這些事，所以他就不讓她講，然後我小姑就馬上閉嘴」（B021）

基於「死者為大」的想法，少有人選擇在靈前或喪事期間批評往生者的不是，或是發牢騷，此皆會被視為不孝，甚至被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因此，在舉喪期間大家通常會選擇頌經祝禱，或是祈求往生者能保佑大家平安。這樣的約束有時將會影響一個人難以從親人死亡的悲傷中復原，例如受訪者C於訪談中的一段對話：

訪問：那你上香會不會跟公公說你的感受？

受訪：不會，我從來沒有跟他講，我只是跟他講說，就像傳統說保佑孩子快長大，我不會跟他講我的感受……（C046）

訪問：現在還是可以說

受訪：現在已經結爐，那是「公媽牌」，也許下次去掃墓的時候要跟他講一下。當時我頂多只會跟他講說讓他們兩兄弟感情好點，我想，他也不想看到這樣（感情不睦）（C047）

喪禮結束至今，受訪者C仍受困於難過與自責之中，她一直期待公公能到她的夢裡跟她「說說話也好」，卻未能如願。不知她想跟公公說些什麼？或是期待公公跟她說些什麼？想必有些話在她心裡是不適宜在喪禮期間跟公公說的。

3. 環境因素的影響

殯儀館或太平間的習以為常布置方式亦是讓受訪者感到害怕的主要因素，而此因素可能與上述制約的結果有相互影響關係。

「整個環境的氣氛是比較暗的……播那個誦經的音樂……然後又點香什麼……就是整個氣氛就是比較……比較恐怖的那種氣氛」（A011）

「晚上我覺得那氣氛比較恐怖呀……就是點了燭火什麼——然後又暗暗的呀」(A101)

三、受訪者的心路歷程

以下將分別呈現四位受訪者在喪葬過程中所經歷到之心路歷程。

(一)受訪者A

對受訪者A而言，得知婆婆去世時，自己對死亡或喪事並沒有太多想法，她只是將焦點放在先生身上，安慰哭泣的老公。然而抵達醫院太平間後，環境的布置喚起她內心對死亡既存的圖像，並引發相當大的恐懼感。緊接著回到家中，開始張羅、布置各種喪葬事宜時，第一次經歷喪事的受訪者A雖然十分害怕，但仍努力壓抑內心對死亡及靈的恐懼，將注意力轉向扮演一個好媳婦的角色——主動找事情做、照顧與支持自己的先生。希望藉由這樣的努力，能讓婆家的親友們肯定這位新媳婦的角色（而不會產生媳婦剋婆婆的想法），讓自己在這個家庭裡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而且不會讓自己的父母親蒙羞。

在努力主動協助各項儀式進行的過程中，受訪者A則會十分緊張與擔心如果這個禁忌沒注意到、那個禮節沒做好，不僅自己會受到責怪，亦可能遭受靈的懲罰。當時受訪者A的父母碰巧不在國內，因此受訪者A的情緒只好轉向先生傾吐，先生表示無法理解，但幸好他能接納受訪者A的害怕，並儘可能在晚上守靈時陪伴她。

喪禮結束後，由於受訪者A的鎮定與努力，得到長輩們的稱讚，此讓她放下心中一顆大石頭，感到安慰，並覺得二媳婦的角色似乎已獲得應有的地位與肯定。然而對於靈的害

怕仍然存在，此體現在害怕看到婆婆的照片及經過婆婆的房間。當女兒出生後，受訪者A認為忙於照顧女兒可讓她轉移注意力，就不會那麼害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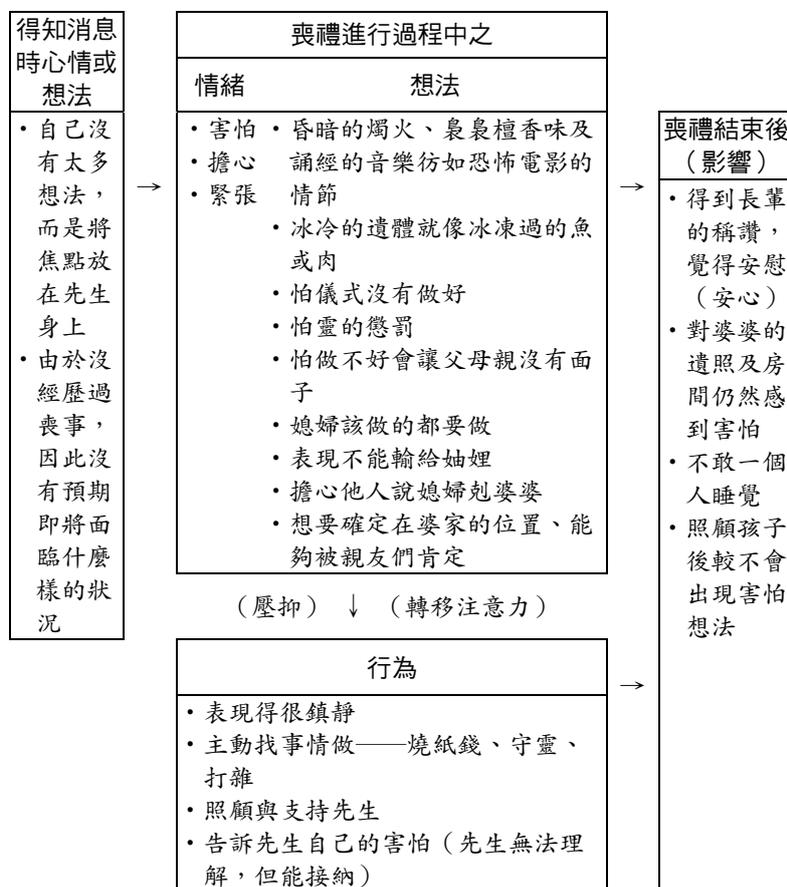


圖1 受訪者A心路歷程脈絡圖

從圖1可發現，對於遺體與靈的害怕，受訪者A採用轉移注意力的方式來壓抑之；然而當受訪者A將注意力轉移到努力主動協助各項儀式時，卻又感到緊張與擔心。喪禮結束時

由於未受到責怪，反而得到稱讚，消除了緊張與擔心，但害怕情緒仍然存在。當孩子出生後，受訪者A亦採用轉移注意力的方式來減緩對婆婆遺照與房間的害怕。

(二)受訪者B

受訪者B首先參與了是否前往殯儀館認屍之決策過程，因此對於神明的指示竟然成真感到震驚。然而，在得知公公去世的當下，她並不覺得她必須回去協助辦理喪事。經過了一小段時間，她驚覺自己的媳婦角色，因而決定與先生一同回南部辦喪事。在開始尋找葬儀社的過程中，受訪者B自認為對喪葬禮俗的知識有些涉獵，因此在與先生、小姑及葬儀社討論過程中，她似乎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然而基於「媳婦是外人，不應該做決定」的認知，她覺得決定權應該在婆家——婆婆、先生或小姑，因此在過程中她不斷打電話給婆婆詢問婆婆的意見，並將婆婆的意見轉達給先生或小姑。

當各項儀式正式於殯儀館舉行，受訪者B正式見到遺體時，她感到十分害怕，但她又怕公公對她的害怕感到不高興，因而盡量避免注視遺體或遺照，將注意力轉到葬儀社的各項指令上。受訪者B曾跟先生說她的害怕，但先生只回應一句「自己的爸爸有什麼好怕的」，從此受訪者B就不再提及任何害怕的感受。

由於受訪者B的婆婆是位乩童，是以辦喪事期間受訪者一家人不能回婆家，她們只好住飯店。因此，在殯儀館與飯店之間來回讓受訪者B感覺像是去工作般——換上喪服，到殯儀館進行各項儀式；結束時，脫下喪服回飯店，好像下班一樣，心情就變得比較輕鬆與悠閒。如此一來，受訪者B就可迴避那些令她不舒服的情境與情緒。此外，在人際互動中，受訪者B認為尊重他人迴避死亡的態度相當重要，因此

她會主動告訴鄰居或朋友自己正在守喪中，由對方決定相處的方式。

在喪禮進行中，某個超渡儀式讓受訪者B忘記了害怕，反而因擔心公公來不及被超渡而哭泣，受訪者自己也不清楚當時自己為何會如此。

喪禮結束讓受訪者B對公公有個「ending」的感覺，從此一家人就不用再擔心公公會突然出現在家門口，威脅著要傷害家人。然而，入殮時乍見遺體的影像及害怕卻如影隨行般，讓她每晚開大燈睡覺，深怕夢到公公。此外，公公的照片及電視上有關自殺的相關報導亦讓她自動回想起公公入殮時的樣貌，而引發恐懼感。受訪者覺得這樣的恐懼因著公公去世愈久，有逐漸減緩的趨勢。

從圖2可發現，與受訪者A相似，受訪者B亦對於遺體與靈感到害怕。然而，受訪者B因環境使然可輕易藉由空間的轉換，逃離令她不舒服的情境與情緒。當處於無法逃避的「上班」時，藉由將注意力轉移到葬儀社人員的指令上，以壓抑自己的情緒。喪禮結束後，受訪者的害怕情緒仍然存在，並因環境的刺激而時時出現於生活中。

(三)受訪者C

受訪者C是第一位發現公公中風的人，但由於誤判，她並未及時為公公急救，因此當公公在短時間內往生對她來說是個很大的打擊。在喪事進行過程中，受訪者C顯然是十分難過與自責，此外她仍相當遺憾她沒有到醫院去探望公公，畢竟公公很疼媳婦，媳婦和公公的感情蠻好的。由於受訪者C與公婆同住，因此煮三餐及準備作旬的工作皆由受訪者負責，是以除了悲傷情緒外，受訪者亦感到十分忙亂，而在忙亂中，眾人意見又多，讓她相當心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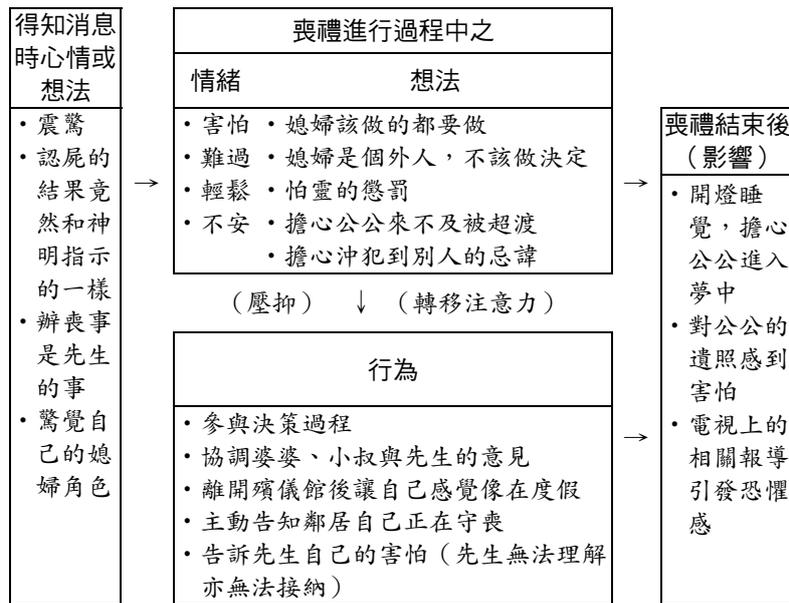


圖2 受訪者B心路歷程脈絡圖

整個喪事進行的過程對受訪者C而言，是痛苦與難熬的：當她懷著自責與難過的心情為公公辦喪事時，禮俗的繁瑣讓她陷於忙亂之中，但又因人多嘴雜讓她心煩不已。每逢作句時，總讓她想起公公告訴她自己中風的那一幕，受訪者C因而再度陷入自責與痛哭的情緒中。雖然大伯、大嫂及先生都告訴她「那不是她的錯」，但受訪者卻認為他們根本無法理解當下那一霎那發生了什麼事，而拒絕所有人的勸慰。

除了煮三餐及準備拜拜外，受訪者C尚須安慰與支持失去父親卻又被指派去工作的先生。她雖然同情先生的處境，但卻也無能為力，只能扮演傾聽者的角色。

喪禮結束後，受訪者C仍舊自責與難過，她認為安慰她的先生、大伯或大嫂其實都不能了解她的痛苦，因此她深信

這事件會伴隨自己一輩子，除非她得了老年癡呆症。另一件讓她相當介意的事是，大伯與大姑都曾夢到公公，甚至連自己的大女兒都常夢到阿公回來跟她說話，可是她和先生卻都沒有夢到他。受訪者認為如果公公能回來跟她說說話，她可能會覺得比較好，不然她會一直無法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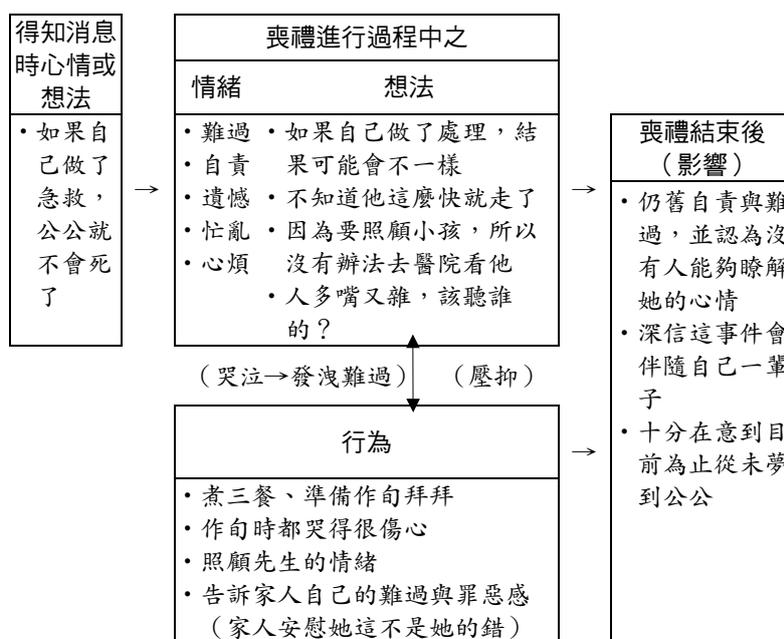


圖3 受訪者C心路歷程脈絡圖

從圖3可發現，準備作旬拜拜提醒受訪者C沒有急救公公的那一刻，因而加深她的難過、自責與遺憾的情緒，受訪者C亦會在公公的靈前哭得很傷心，然而她卻無法在靈前說出自己內心的愧疚與遺憾，並請求公公的原諒。雖然家人曾試圖安慰她，但沒有產生效果。喪禮結束後，受訪者似乎在等待某種靈魂的暗示，表示她已被公公原諒了。

(四)受訪者D

受訪者D的婆婆已在醫院昏迷八個月，因此，她的去世是在家庭會議中討論出來的結果。可能婆婆的往生已在預期之中，而且基於「讓她好走是比較好」的想法，受訪者D在喪葬過程表現得非常理性；她不僅自己十分理性，並藉由提醒家人「大家都讀過不少書」，希望家人亦能理性處理，不要有哭泣的行為，好讓「婆婆好走」。

得知婆婆過世的消息後，受訪者D馬上趕回婆家幫忙，因為，她認為喪禮過程中很多小事不是男生可以做決定的，所以她趕回去參與家庭會議。在那一次家庭會議中他們討論了棺木、骨灰、訃聞或奠儀等等各項事宜。如果要做功德或進行告別式時，受訪者D則像開seminar般籌劃每一個步驟，並以紙條通知每一位家人該做些什麼。整個喪禮似乎在受訪者的掌控中順利進行。

除了執行與監控儀式之進行外，受訪者D亦以「旁邊人」的角度居中協調喪失配偶的公公與其兒子們之間的衝突。也因為「旁邊人」的立場，受訪者D覺得家裡的決定權在小叔——出錢的人。她亦認為男性是負責公關的工作，因為那是他們的親戚，他們會比較清楚；而本省人家裡面的媳婦則永遠居於第二位，負責幕後的工作，因為媳婦並不是和那些親戚們一起長大。

在喪禮過程中，受訪者D惟一出現的情緒為「震驚」：震驚遺體冰凍後難看的樣子，震驚人死後就只剩白骨一堆，而放不進骨灰甕時甚至還會被打，此讓她感受到人生的無情。除了震驚之外，受訪者以乎以理性將喪禮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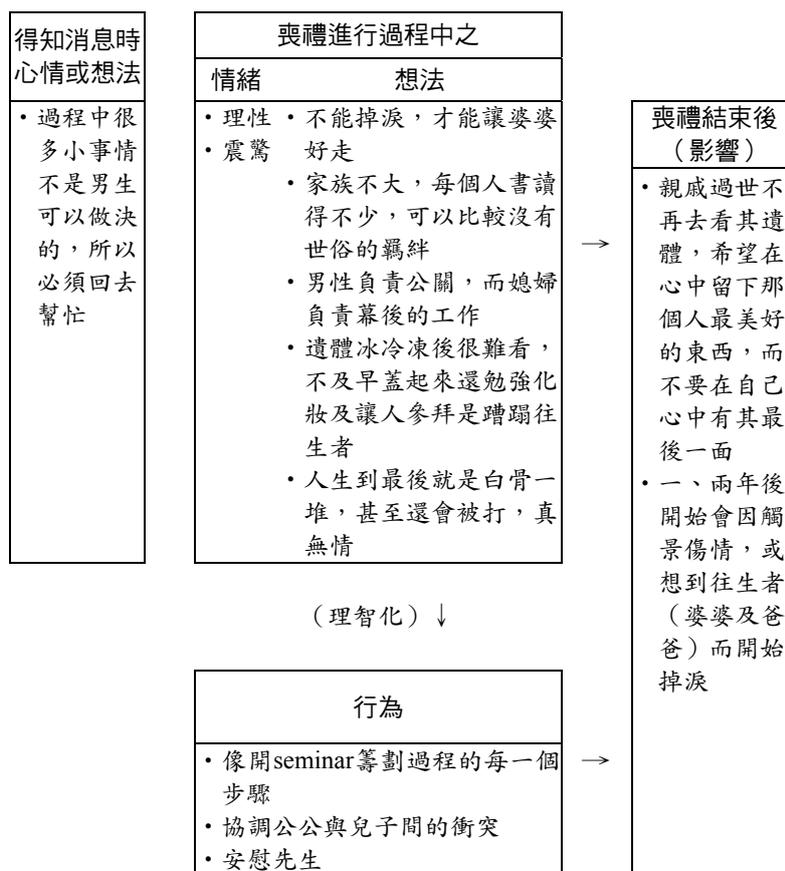


圖4 受訪者D心路歷程脈絡圖

從圖4可發現，受訪者D除了有兩個時刻曾經對生命感到震驚與錯愕外——並因此她不再去瞻仰去世親友最後遺容，受訪者D一直以理性主動積極處理喪禮的所有細節，直到喪禮完成。然而，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受訪者在一、兩年後開始出現悲傷情緒，甚至哭泣，也許此意謂著在喪禮過程中受訪者的理性是個防衛機轉，保護她不因真實的情緒而崩潰。

知道公婆死亡的消息，媳婦的心情或想法不太相同，有

以關心先生的狀況為第一考量，也有第一時間就想到「媳婦角色」該做的事，但卻也有受訪者忘了自己的媳婦身分，不自覺該為去協助喪事的處理，其中受訪者C比較不一樣，因為她是第一個發現公公中風，自覺沒有及時處理，導致公公死亡，自責、內疚非常明顯。

在喪禮進行過程中，媳婦的心情也許不相似，但共同的是她們都會壓抑內在的情緒，將注意力放在喪葬儀式的進行中，媳婦該做的事情上。比較特別的是：葬禮的結束，媳婦的心情並沒有因此而跟著放鬆，受訪者仍會出現「害怕」、「恐懼」、「無法擺脫的自責感」及「傷心難過」。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媳婦在喪葬儀式中的角色與角色認知

從四位受訪者的資料分析中發現：在公婆的葬禮儀式過程中，媳婦是主要意見提供者，但不是決定者的角色，儀式過程中則擔任主要執行者、監控者的角色，同時在先生因為哀傷而失功能時，擔任輔助者的角色，協助先生執行他所負責的工作；對於先生失父失母的哀傷，媳婦則扮演傾聽與支持者的角色。

在角色認知上，受訪者知覺到喪葬過程中媳婦有「外人的立場與感覺」（如受訪者B）、知覺到對婆家有應盡的義務（如受訪者B）、會有做不好會讓父母親丟臉或是表現不能輸給妯娌的知覺（受訪者A），自覺擔任的工作是幕僚工作及婆婆去世後媳婦當家的感覺（受訪者D）。

在媳婦角色的扮演上，通常是來自社會的角色期待，因

爲是媳婦，所以應該做些什麼，或是婆婆會希望媳婦做些什麼，媳婦也會爲了取得在「這個家」的位置，而去執行角色任務。

(二) 媳婦在喪葬儀式過程中的情緒反應及影響因素

死亡在台灣社會還是一個較爲隱諱的話題，多數人沒有死亡教育的薰陶，面對公婆的喪禮，除了難過及遺憾（受訪者C）外，還有忙亂、煩（如受訪者C），及害怕、擔心（如受訪者AB）、不安（如受訪者B），只有受訪者D是理性面對。造成這些情緒的因素主要是缺乏面對死亡的概念與態度，對喪禮或死亡情境的應對完全沒有參考架構，只能依循殯葬人員的指導，社會習俗又有諸多禁忌，及一般人對靈的害怕，加上靈異片等的制約作用、殯儀館的環境布置等。

(三) 媳婦在喪葬過程中的心路歷程

知道公婆死亡的消息，媳婦的心情或想法不太相同，有以關心先生的狀況爲第一考量，也有第一時間就想到「媳婦角色」該做的事，但卻也有受訪者忘了自己的媳婦身分，不自覺該爲去協助喪事的處理，其中受訪者C比較不一樣，因爲她是第一個發現公公中風，自覺沒有及時處理，導致公公死亡，自責、內疚非常明顯。

在喪禮進行過程中，媳婦的心情也許不相似，但共同的是她們都會壓抑內在的情緒，將注意力放在喪葬儀式的進行中，媳婦該做的事情上。比較特別的是：葬禮的結束，媳婦的心情並沒有因此而跟著放鬆，受訪者仍會出現「害怕」、「恐懼」、「無法擺脫的自責感」及「傷心難過」。Worden（1991）認爲，喪葬儀式的進行有助於悲傷情緒的宣洩（引自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1995），但對於「媳婦角色」的不同情緒反應，喪禮似乎無法達到抒解的功能，所以

受訪者在喪葬儀式完成後，仍會有深層的情緒感受。

(四)性別角色概念在喪葬儀式中的顯現

從受訪者的資料分析中，本研究亦發現一個受忽略卻十分重要的現象：性別角色在喪葬儀式的過程中有著顯著的痕跡，例如：

1. 從媳婦的角度，她們看到男性在做什麼？受訪者表示：旁觀者、解圍／有權指責者、守靈、決策者、公關，這是不是可以推論大部分男性在喪葬儀式的過程中，他們比較被賦予抽離、理性、做決定的角色，因為「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刻板概念？
2. 兒子是有血緣關係的親人，但在喪葬過程中哭泣的是媳婦，受訪者A就表示「為什麼是媳婦而不是兒子哭」？研究者推論這可能是傳統的社會教條「男兒有淚不輕彈」，所以媳婦就代替兒子哭泣，因此才會有「媳婦哭禮數」的說法。
3. 喪葬過程中，女兒這個角色被忽略了，受訪者C就表示她很為大姑抱不平，因為在出殯看時辰的時候，根本沒有考慮到會不會沖到女兒，似乎「女兒」是外人、不重要。而受訪者D也提到在父親的葬禮上，她頂多只是一個協調者，決定及過程的執行是兄嫂負責。這中間是否隱含著「女性」的位置不在「原生家庭」（不用娘家是因為娘家本身就有著性別不平等，故採國外的說法），而是在「夫家」，這是不是也呼應了受訪者A的想法，要做好媳婦角色該做的事，才能在這個家找到位置？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死亡教育的推動

在面對親人死亡情境，很多人是沒有參考架構的，加上恐怖片、靈異片等的制約，害怕、恐懼的情緒自然產生，如果能夠加強死亡教育，建立正確的生死觀念與態度，面對沒有血緣關係的公婆死亡，應該可以減輕負面的害怕、恐懼、不安等情緒。

(二)強化葬儀社的服務素質與態度

因為對死亡的不了解與害怕，在親人過世時家屬都以葬儀社的說法為喪葬執行的依據，在煩亂的情況下，葬儀社的服務人員有穩定情緒的功能；而台灣喪葬業者的素質參差不齊，因此，加強葬儀社的服務素質與態度是重要的，現在國家特考加入殯葬業禮儀師的考試，應該有助於規範殯葬業者的素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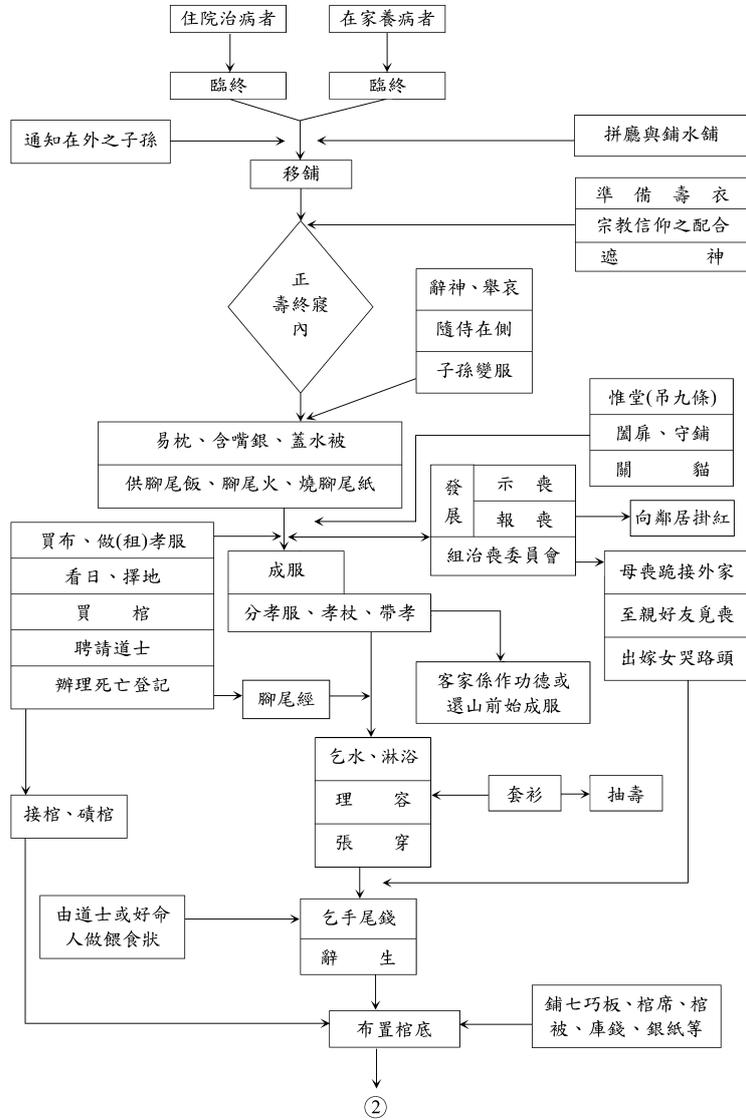
(三)重視親人死亡後的情緒輔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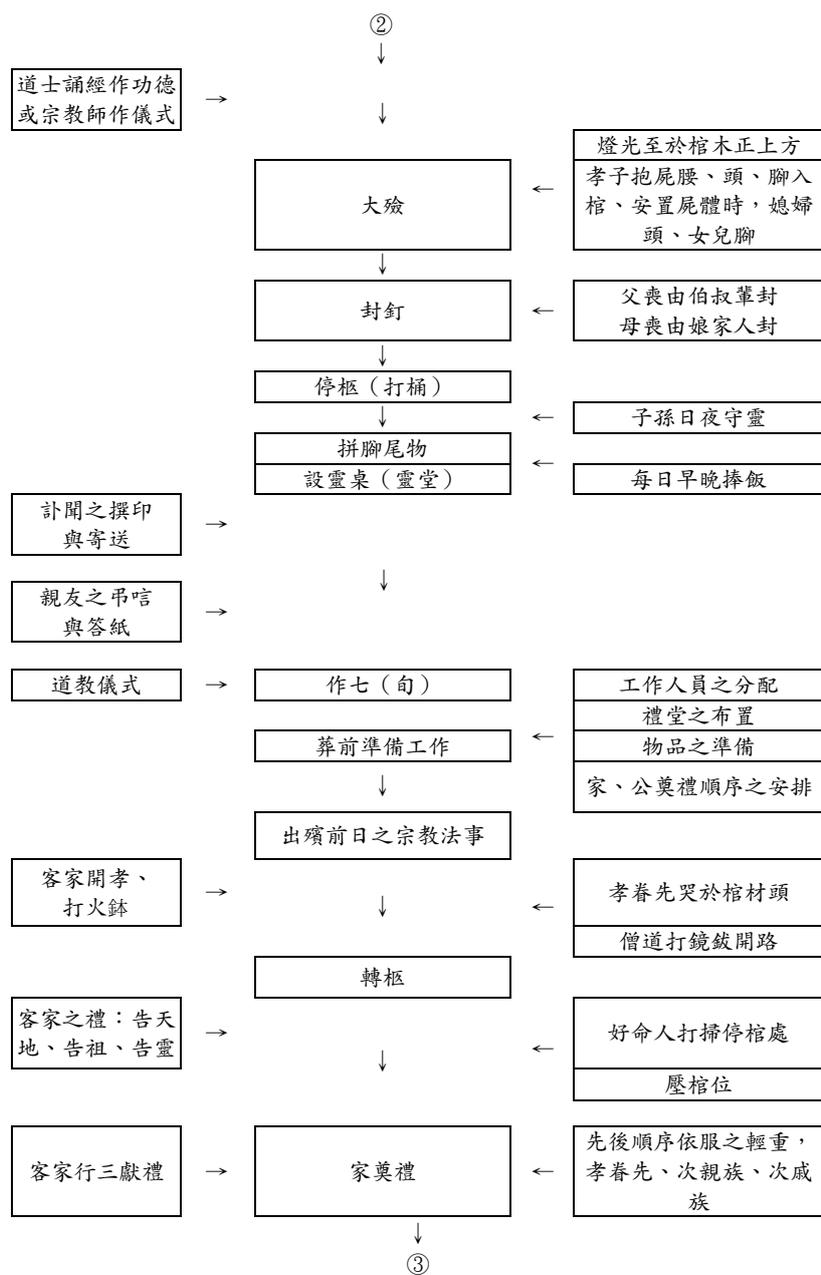
國內外許多研究指出：喪親者的悲傷情緒復原需要六個月到一年，喪子者可能會延宕至一年半（甚至二年）；但卻少有研究說明非悲傷情緒的復原歷程，像本研究分析顯示，媳婦在喪禮後仍有自責、難過、害怕等情緒，加強喪親者的輔導與諮商有助於情緒的平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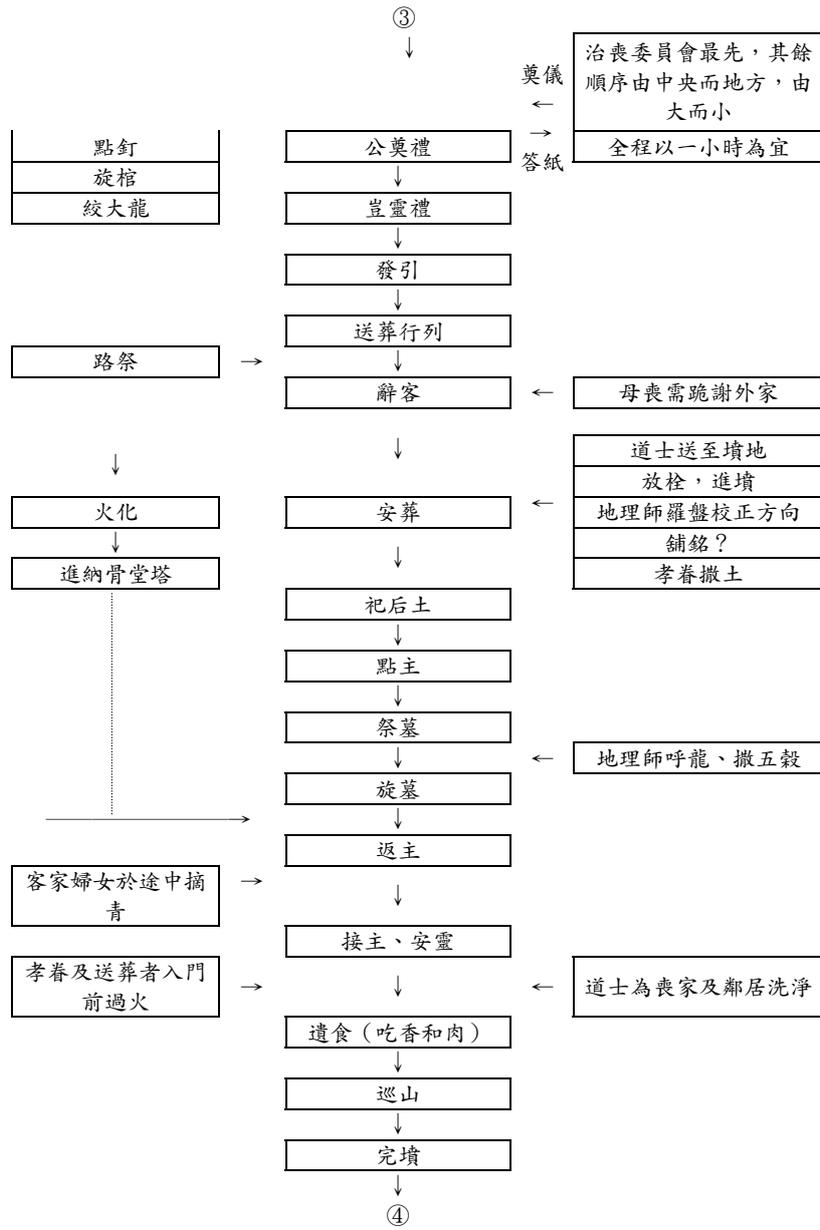
(四)未來研究的建議

受訪者C曾表示應該訪問男性，因為許多決策都是他們決定，媳婦只是遵照執行；就研究結果分析，媳婦看到男性表現出的似乎較理性化的一面，但私下仍有悲傷的情緒需要抒發，除了太太的傾聽、支持外，男性如何宣洩喪親之慟，可以深入研究了解。

附錄一 喪禮儀節流程圖







點釘
旋棺
絞大龍

路祭

火化

進納骨堂塔

客家婦女於途中摘青

孝眷及送葬者入門前過火

公奠禮

豈靈禮

發引

送葬行列

辭客

安葬

祀后土

點主

祭墓

旋墓

返主

接主、安靈

遺食(吃香和肉)

巡山

完墳

莫儀
←
→
答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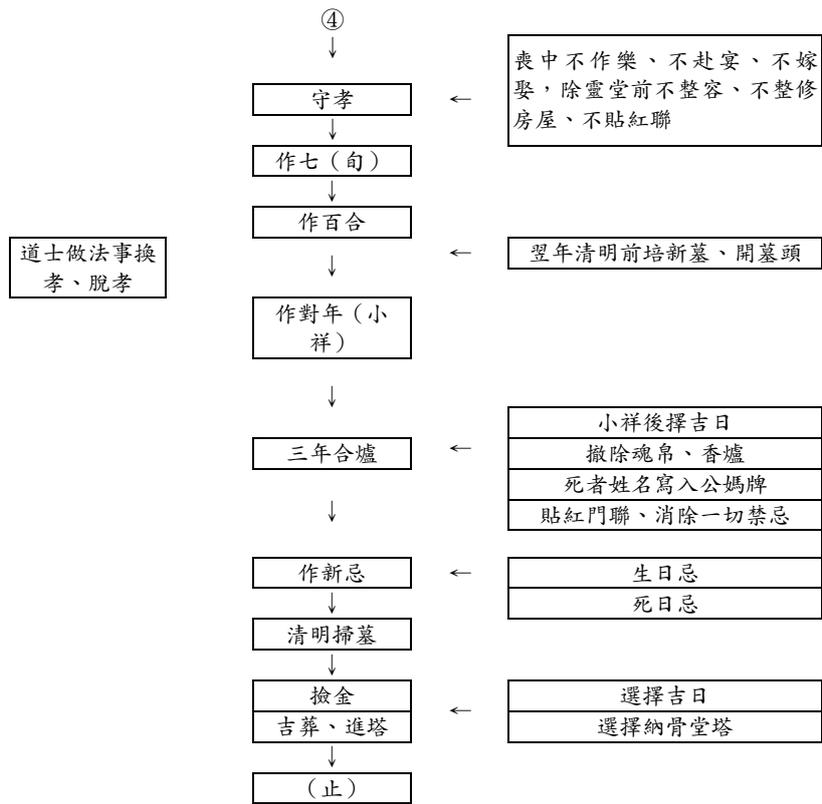
治喪委員會最先, 其餘
順序由中央而地方, 由
大而小
全程以一小時為宜

母喪需跪謝外家

道士送至墳地
放栓, 進墳
地理師羅盤校正方向
鋪銘?
孝眷撒土

地理師呼龍、撒五穀

道士為喪家及鄰居洗淨



◆ 參考文獻 ◆

- 刁筱華譯(1996)。《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文化
- 方蕙玲(2001)。〈喪葬儀式功能初探〉。《東吳哲學學報》，6，183-206。
- 李豐楙(2001)。〈道教喪葬禮俗複合的魂魄觀〉。《泉南文化》，4，50-65。
- 邱文彬、林郁華(2000)。〈三代家庭代間婦女權力型態、衝突解決策略與和諧度之關係〉。《迎接新世紀，打造新生活——生活品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0-62。
- 汪芸譯(1994)。《失竊的靈魂——儀式與心理治療》。台北：遠流出版社。
- 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葛書倫譯(1995)。《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心理出版社。
- 林清泉(2004)。《喪葬禮儀的傳統及演變——以宜蘭地區漢人為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生命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林瑤棋(1999)。〈工商社會衝擊下，台灣喪葬習俗的改變〉。《歷史月刊》，15，72-78。
- 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的研究與評鑑》。台北：桂冠出版社。
- 范勝雄(1999)。〈台灣民間的喪葬禮俗〉。《台灣文化》，45，15-61。
-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台北：巨流圖書。
- 胡幼慧(2000)。《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
- 高淑清、連雅慧、林月琴譯(2004)。《探究生活經驗——建立敏思行動教育學的人文科學》。嘉義：濤石文化。
- 徐宗國(2000)。《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出版社。
- 徐福全(1983)。《臺灣民間傳統喪葬儀節研究》。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徐福全(1999)。〈去土州賣鴨卵？——談台灣漢人的喪葬習俗〉。《歷史月刊》，15，79-84。
- 莊耀嘉與楊國樞(1997)。〈角色規範的認知結構〉。《本土心理學研究》，7，282-338。
- 黃曬莉(2001)。〈身心違常：女性自我在父權結構網中的「迷」途〉。《本土心理學研究》，15，3-62。
- 黃文博(2000)。《台灣人的生死學》。台北：常民文化。

- 鍾年 (1998)。〈中國傳統家庭的人生角色——以幾位女性角色為例〉。
《中國家庭及其倫理研討會論文集》，361-385。
- 羅煥光 (1996)。〈台灣今昔喪葬禮俗〉。《史博館學報》，3，185-200。
- Biddle, B. J. (1979). *Role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 Bogdan, R. C. & Biklen, S. K. (1992).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heory and methods*. Boston: Allyn & Bacon.
-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1995).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 McLaren, A. & Qinjian, C. (2000). *The oral and ritual culture of Taiwan women*.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9 (2), 205-238.
- Rennie, D. L. (1992).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lient's experience of psychotherapy: The unfolding of reflexivity. In S. G. Toukmanian & D. L. Rennie (Eds.). *Psychotherapy Process Research: Paradigmatic narrative approaches* (pp.211-233). CA: SAGE.
- Sofka, C. J. (2004). What kind of funeral? Identifying and resolving family conflicts. *Funerals and Memorial Practices*, Summer, 21-25.